

倚虹說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奉題

倚虹冷泉鑑景圖

一峯與天舊飛來

下有寒泉咽蕩哀

策杖尋幽詞客興

冷然對世且寒哀

壬戌閏三月初



畢倚虹先生遺像

(一) 躋遺生先虹倚畢

昨辱 枉承 止感 茲有 各角
情 文 通 如 行 好 君 有 俄 國 錢
茲 督 年 月 一 章 所 以 始 之 又
長 將 至 亦 存 什 七 五 上 的 亦
於 入 如 何 結 上

天
船
先

年
如
月

一月六日

五五五五

(二) 躋遺生先虹倚畢

吃人家飯的第二天

倚虹

米價一天比一天的貴起來，銅元一天比一天的賤起來。因此凡百的物價連帶飛漲，貧民的生活格外恐慌。王家婦有一個兒子，兩個女兒，他兒子好容易求人，送到南貨店去，學生志志了，剩下兩個女兒，靠着他那貧困的无陰，那第二個女兒，這小只有七

倚虹說集 上冊目次

雷下良心

金屋啼痕

雪窖騎兵語

嫉社記

捕馬記

塔下

慈善事業

新舊軍衣

婚後的弟兄



倚虹說集 上册目次

喫人家飯的第一天

兒時

第一夢

貧兒院長

美術家之情人

不離婚的離婚

青衣紅淚記

雷下良心

虹倚



雷下良心

孔某任某省測量局會計有年家有老母一妻兩子薪水所入差足自給某月留孔從軍署領餉歸納諸保險箱備翌日頒發明日啓篋五千金悉亡去篋嚴局如故孔駭絕急白局長局長械羣役窮搜無端倪僉以局中關防密金又竄孔篋無盜劫痕疑孔虧挪而託詞於盜局長雖與孔善願無說爲孔解以事關軍需遂繫孔陳督帥帥曰孔任職幾年矣局長曰將五載帥曰其人素行何若局長曰甚端謹帥曰居家何如曰頗儉約帥曰疏忽罪小軍餉事大留其職勒令賠償急切或不可責分期繳納一面嚴密捕逸盜毋漏網局長唯唯退歸以釋孔孔涕泣曰帥恩仁厚感且不朽願塞素安從得巨資盡貨所有不及千金奈何局長曰我慮帥怒君有不測今若此大幸也姑徐圖之或不難告貸足額

孔歸語母妻皆惶悚舉家垂涕孔素謹恩計無所出將仰藥自殺母止之曰金被盜去兒以身殉不知者人以爲自盜死益無以自明萬一兒死侍獲盜金還冤白兒不能復生矣孔泣拜受命日惶惶於告貸緝盜事轉懈公家以軍款有著落亦

不窮盜蹤

孔有同僚王某者任科員雅與孔親失金之三日王與孔共飯天忽殷然起雷聲王聞雷陡色變遂停箸走避複室曰我疾作矣平生最畏雷今日尤甚同僚嘆其有稚氣薄暮皆散值孔某以鉤稽繁瑣歸獨後見王畏雷不敢行傍惶遽室趨語曰君家距此太遠盍勿過寒舍晚飯待雨霽雷止君再歸不遲王稱謝孔家常過從距局甚逼遂張蓋偕孔歸孔又沽斗酒與王酌爲彼壓驚酒罷雨益甚王逸巡不敢行孔掃榻留王宿

王居偈仄王榻後隔一板卽孔母居室夜分雨如注巨電閃爍照室中光明如晝電過處霹靂大震孔母

不能醒轉反側聞王喃喃語不已初猶以爲醉後夢墜不留意已而聲益清語亦悲語語曰天乎雷勿來擊我金我盜也我不抵賴我明日誓還之官中金未動也天乎雷乎何逼我太甚我知罪矣如是者反覆說不已孔母知有異急起呼其子來聽果然孔排闥入見王合掌坐牀上殼釐可憐孔寒帷與語曰君言我悉入耳君出此下策我可相諒唯上天難欺君宜焚疏天庭自懺雷或赦汝王且慚且感不知孔之給己也急索紙筆具陳盜金狀某時製鑰某時盜金得金後急馳至某所交某手輾轉藏某處金至今未動鈔券摺疊如舊僅散去五十金耳一不少諱孔待其寫畢擢而納諸懷以家人守王晝夜白局長局

長○輒○王○去○王○神○色○倉○皇○一○詰○而○服○更○命○人○按○其○牒○語○
搜○某○所○某○人○果○得○金○如○失○數○封○識○宛○然○遂○執○付○有○司○
尤○奇○者○王○疏○既○具○雷○始○收○聲○

倚○虹○曰○此○壬○戌○夏○初○實○事○也○特○姓○氏○假○託○以○存○忠○厚○

耳○鳴○呼○雷○無○靈○耶○何○以○有○此○事○雷○有○靈○耶○何○以○不○復○
有○此○事○意○者○王○某○之○良○心○未○盡○泯○聞○雷○而○猶○有○愧○怍○
巨○惡○大○奸○變○淫○靡○千○萬○端○充○耳○弗○聞○無○動○於○中○歟○



留下良心



金屋啼痕

倚虹

貴人某多金而盛蓄姬侍列屋以居者不僮金釵十二也某媼歷高門華附久善伺主人喜怒聞貴人某賈奴僕豐且厚乃多方夤緣入其家執役於貴人之某姬不一月媼告退去出語人曰雖日昇兼金我不堪此地獄苦也衆詫怪請媼略舉以告

金屋啼痕

媼曰貴人家有樓樓凡五樓前後各二合之殆十樓矣絕宏敞樓僅一梯貴人居樓下長日踞案理文書梯在貴人座後誰何上下必經貴人前婢媼有往來頻數者貴人怒以目相率緣梯還樓上嗾不敢聲貴人盡納諸姬於一樓姬若干猝不能舉其數蓋樓上居者或姬

或婢名目繁夥貴人視之姬亦婢婢亦姬二而一一而二也然我輩乃大苦矣稱謂偶謬受者必不樂聞
貴人遇諸姬似無所愛憎何以故諸姬敘飾均一致衣履又多布素月費有定額數極菲薄姬侍有點者瞰貴人有喜色仰而乞加憐賞貴人笑曰人生難得是温飽我今温飽汝恩義極矣尙復何求於是諸姬除温飽外亦不敢別有希冀相與猜嫌悉泯以爭妍取憐爲多

事○零○丁○孤○苦○互○相○慰○藉○一○樓○多○短
 終○歲○無○許○話○聲○慙○於○貴○人○之○威○者
 半○無○所○爭○無○所○妬○推○誠○相○與○者○亦
 半○
 諸○姬○親○暱○貴○人○所○弗○喜○也○何○以○故
 貴○人○視○諸○姬○直○囚○徒○終○日○岌○岌○慮
 其○叛○已○三○五○聚○談○貴○人○疑○爲○沙○中
 偶○語○設○爲○貴○人○聞○見○必○嚴○斥○之○或
 謂○前○有○數○姬○以○形○影○過○密○相○機○結
 伴○宵○遯○貴○人○德○前○車○時○時○引○以○爲
 戒○也○故○多○姬○噴○聚○一○樓○終○歲○無○聲
 息○縱○有○話○言○聲○絕○細○如○蠅○防○爲○貴

人○聞○也○歡○笑○聲○更○不○敢○作○倍○大○一
 樓○正○如○啞○國○陰○森○之○象○大○可○怖○人
 樓○之○四○周○初○咸○有○窗○以○諸○姬○故○闌
 以○鐵○梗○鐵○梗○以○外○障○以○鐵○沙○玻○璃
 亦○易○以○堅○厚○磨○紗○者○春○秋○冬○禁○啓
 玻○窗○但○許○透○光○夏○則○弛○禁○然○亦○僅
 許○啓○其○半○入○夜○嚴○扃○如○故○其○實○窗
 外○復○有○崇○垣○卽○諸○窗○洞○啓○但○能○微
 窺○天○日○他○亦○無○所○視○也○顧○貴○人○日
 猶○感○威○防○範○之○或○疏○我○輩○以○勞○力
 傭○工○非○姬○非○婢○寧○能○坐○此○牢○籠○耶
 諸○姬○長○者○已○四○十○許○人○稚○者○才○十

六○七○婢○則○十○三○四○乃○迄○二○十○悉○備
 十○三○以○下○之○婢○貴○人○弗○欲○延○之○登
 樓○似○不○合○貴○人○之○所○需○也○貴○人○歲
 必○納○新○婢○二○三○逾○年○婢○而○妾○矣○故
 婢○數○之○增○亦○妾○數○之○增○婢○無○止○境
 妾○亦○無○止○境○推○陳○出○新○一○樓○濟○濟
 也○貴○人○此○中○亦○大○有○斟酌○年○事○稍
 長○進○御○已○數○者○驅○而○之○後○樓○新○進
 少○艾○則○否○樓○中○人○私○隘○後○樓○爲○枉
 死○城○以○置○身○彼○中○去○死○日○近
 貴○人○有○嚴○令○無○論○姬○或○婢○上○樓○之
 日○非○得○貴○人○諾○不○得○下○其○實○貴○人

永無允許下樓之一日。歲朝令節。貴人亦不責諸姬以禮法。不必拜跪。慶祝貴人匪蔑禮。唯恐諸姬下樓耳。姬婢中有病者。貴人亦禁醫。登樓貴人請藥。性出丸散之屬。相餉有服而愈者。有因以不起者。亦有殞殲。第微呻疾苦。意若求醫者。貴人亦屹然弗爲動。蓋貴人之意。死一人。事小。毀一樓之法。事大也。必香消玉殞。貴人乃許其驅殼下樓。

門外事不知。即樓下是何境界。亦茫然。吾得間偶述都市變遷里巷瑣屑。姬託爲異聞。余曰。貴人不與言耶。姬泫然曰。婉嬾枕席。憐憫其慄。寧敢問闔外事乎。貴人有尺籍。凡姬婢皆注其姓名於上。附以資身文契等等。餘白則注月費若干。某衣已給。某飾已製。開卷瞭然。不謬毫髮。一日某姬向貴人索衣。貴人謂記得已畀汝矣。姬泣陳無之。貴人乃發篋檢籍。知所記訛。因昇樓中人皆知貴人。

有此版圖。貴人治國有賢。盤殆家。奔而後國治也。貴人治樓。威重於想。稍不達意。卽責交至。盛怒每呼人操杖。最難堪者。往往迫侍媼。以鞭其所事女。主媼或遲疑。不敢奉命。貴人叱媼曰。主人唯我。彼輩皆雞豚。汝猶庖耳。我呼庖人殺雞。奚不操刀。其剛復類此。午夜夢回。一樓人靜。有時聞嬌啼。隱泣聲。宛轉哀鳴。正貴人扑作教刑也。明日問伙伴。被刑者何罪。其事又絕細。貴人憤於縝。逆用。

重典此其中蓋別有見地歟

卽難用必需物品亦依時送樓不

者卽流產亦未聞或云貴人老矣

貴人位尊僚吏咸詣府白事以故

憂匱乏因是諸姬月費一無所耗

或云貴人多慾而寡男其實非也

貴人恒不出門有大典偶出微洩

貴人隔年必一收謂交我爲爾輩

貴人固知醫凡有姬侍未御必先

樓門砰然鎖合巨斧莫能開貴人

彙存寄諸銀行子母相權可成巨

飲以藥趨其斷育蓋貴人計慮至

歸投匙乃啓門外有邏者樓上媼

數諸姬烏敢抗雙手以奉貴人乃

周密恐母以子貴不易制足以壞

有事出必奉命於貴人貴人諾得

席捲而去微聞貴人語人曰小人

樓法毋寧其已終其身可在我因

出及門守者遍身摸索乃放行夾

挾金必懷異志此亦貴人消弭異

禁策策中也諸姬有知貴人深心

代傳遞雖片紙尺楮皆犯禁人門

志之策略也諸姬以一身且非己

者恆歎曰是殆置我繫於萬劫不

檢查亦然大凡貴人御下愈親近

有身外之物又何論焉

適之地獄中耳

者其疑愈甚待我如罪人云胡能

貴人有妻妻有兩子皆異宮充貴

尤有一事亦可怪世之納妾蓄婢

堪

人下陳者無憂嫡室之相凌顧有

者志在漁色如貴人樓上翠輝或

樓上飲食茶水皆有媼專司其事

一事絕奇樓上諸姬無一生子女

老醜或大病或養劣尙不必說餘

亦。裙。布。荆。釵。類。村。姑。十。九。皆。黃。瘦。
枯。腊。以。言。色。殊。不。足。溢。以。貴。人。之。
力。不。難。致。天。下。佳。麗。奈。何。戀。此。危。
樓。大。開。地。獄。以。收。魔。鬼。知。之。者。言。
謂。貴。人。好。名。不。敢。羅。黠。色。以。迷。誘。
貴。人。嗜。然。貴。多。而。不。暇。扶。擇。且。美。
人。之。絕。聽。者。必。負。驚。才。貴。人。量。力。
正。恐。不。易。馴。伏。故。歲。糜。有。限。之。金。
健。以。收。買。無。限。啼。饑。號。寒。之。弱。女。
色。遜。而。慾。固。可。縱。也。以。是。因。緣。貴。
人。樓。上。有。人。滿。之。患。

我。不。忍。貪。得。微。金。坐。觀。地。獄。乃。決。

然。捨。去。臨。去。之。前。一。夕。有。數。姬。乞。
我。致。聲。其。父。母。謂。身。入。侯。門。其。存。
其。歿。家。莫。聞。知。我。一。一。依。其。居。址。
遍。訪。多。已。屋。是。人。非。不。可。究。詰。蓋。
滄。桑。幾。度。矣。在。諸。姬。之。父。母。遙。望。
高。樓。猶。以。爲。其。女。得。近。貴。人。依。託。
得。所。庸。詎。知。已。墮。落。地。獄。中。耶。



雪窖騎兵語

倚 虹

余頃以一種機會得與一退伍之兵語。兵直隸楊柳青人。十四歲投身行伍。爲騎兵。戍黑龍江。凡十五年。龍江全境渠馬足殆。運刃紅鬃子。以數百計。屢瀕絕地。不死。寒夜燈昏。渠爲我述往事。兵迭拉雜記之。語語存其真。不欲以我意失其本來面目也。

兵曰。余少好騎馬。入伍充騎兵。龍江地迥奇寒。鬣匪飄忽如疾風。非騎兵莫能制。余以是得上馬殺賊於冰天雪窖中矣。

黑龍江每歲五月雪未消。八月雪又積。祁寒特甚。雖六月極熱時。非厚棉衣褲。不能耐。早晚更不能去。裘凍死極尋常事也。我輩騎兵服裝。衣褲皆皮製。內襯以厚棉衣。褲手套長及肘。亦以厚皮爲之。護首以皮冠。冠連面幕。長及頸際。中露二目。每出征歸來。視睫毛上皆嚴霜。凝集非霜也。口中之熱氣。上騰凍而成冰層。下馬後。十指色白如羊脂。必納之冷水中。久之乃有知覺。始痛徹心肺。更撻之指尖。乃溫若凍而投之熱水中。肉盡腐。

北方之馬皆蒙古來馬。販運至皆野性。未經銜轡者。我驚騎兵極喜買生馬。以錢不多。馴服之轉售可得。多金遇好馬。恆留以自乘。蓋黃金易求。良騎難得也。故騎兵生活。唯在調馬。長官知之。不禁養馬。轉售同儕。於此中頗能獲厚利。

余得一馬爲菊花青。巨蹄高幹。性極烈。馬初來營。非特不能騎。人稍近之。咬且踢。人無敢攪。余請諸旅長。以馬賜我。旅長曰。汝能乘之乎。余曰。能請假以時日。余願以生命付此馬。馬能我服。天也不能。亦天也。旅長曰。壯哉。乃以菊花青付我。我寄之廄中。日僅飼以草數莖。三日馬餓利其疲。困乘之一騎。而馴服馬一。負忠義肝膽之動物也。我以血性待之。精誠感之。馬

亦視我如至親。他人乘之。乃備強不受。每出發。余但遙立廄外。一呼。卽奔至。余前受鞍轡。余騰身上鞍。已絕塵而奔。迴首視同儕。登騎猶未畢。也。故余每戰。皆前非余膽壯。菊花青助我耳。有時遇敵下馬。戰余對敵射擊。菊花青立余背後。以首抵余背。不鳴不驚。余偶伏而射擊。馬亦臥地上。不少動。其敏捷若此。不必加鞭。行甚速。急行時。腹距地不及一尺。長濠丈許。一躍而過。余之屢危。屢不死者。馬力也。龍江雪。每戰歸。蹄下積冰厚幾四五寸。必一一敲碎之。余每爲菊花青敲蹄。冰前蹄。余以手執之。後蹄敲。每白屈。以就我。蓋與我親暱久矣。泊前年。余解甲歸。以距家遠。攜馬行千里。滋不便。不得已。乃貨之。臨別時。馬悲鳴。我

飲泣嗚呼及今思之我生平未負人但負此馬耳南游吳越見馬亦夥矣方諸我菊花青殆驢耳

我輩在龍江剿鬍子最冷最險亦最樂每策騎覓匪蹤出行可不必裹襪糧遇鄉村人家但下馬叩門便得飲啖村人遇我輩至誠懇亦至優厚嘗曰公等爲我輩殺賊我輩能不供給飲食乎報以錢堅不受故我輩出征人馬飲食隨地皆得主人餉銀馬糧可作純益全收入也北方臥皆煖炕家人父子皆共一炕我輩往往剿匪過遠假宿民家主人亦請余上炕眠雖婦女弗避忌亦習慣也若在南方軍人與人家眷屬共寢處必譁然起而共繫之付軍事裁判矣有一次剿匪遇伏同行三十五人生還者纔十二以

賊在高處射擊我輩不能仰攻我輩所立地又在平野無一可掩護同人咸伏地不動可三小時匪以爲悉已橫屍乃去當匪彈如雨下余面前土地著彈皆塵起彈去吾顛僅寸許顧左右伏伴不知爲中彈爲暫伏也自視亦忘其爲已死爲未死也嗚呼到危險時亦不知險日後思量至堪恐怖且爲余二十三伏伴悲也

紅鬍子十九皆精鎗馬慄悍不易擒業鬍者不盡由於生計困頓挺而走險其中有具好身手不爲人所用者仍憤而投鬍有避仇家憎嫌懼而入鬍亦有行伍士卒觸怒長官開罪同列不得已激而入鬍者故鬍不易爲必有鬍之膽有鬍之技始許爲鬍知鬍者

乃知當兵易而爲騎難。蓋有能爲兵而不能爲騎。未有能爲騎而不能爲兵者也。

今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亦騎也。光緒二十六年始

棄騎入官。張亦能騎射。但不甚工。就騎以論。張尙遠在馮麟閣下也。唯張戍遼。能不畏東隣。以是得遼民心。自佩巡閱使印綬後。遼歲歌大有去年豐收。達十八成。爲從來所未有。三省之民皆曰。此大帥福也。帥之母初爲縫紉婦。刻苦自勵。遼人皆知之。帥孝甚。人皆不可及。

余隨某軍。曾一度入陝。西軍人入陝。如入寶山。蓋陝中土賤。軍人皆可挾入革囊中。無慮闕吏。稽征余家。有田地。父母妻孥。差足溫飽。視錢如敝屣。余弗欲土。

同儕力德。愚謂人皆懷土。汝胡自異。勉應之。繫四十兩於鞍。次出陝。貸之所入。匪細。同儕所挾視余多。多喜可知矣。

潼關誠天險。一面依山。一面臨水。中僅羊腸。通往來軍隊。過者必散隊。依次陸續進。大隊則不能行。余語同列。爾我二人。假以巨礮。坐守此關。雖千萬人。那復能過。

余最親愛之官長。某前年忽以事罷職。余乃繼轉轄某營。營長某。余龍江患難弟兄也。其時某與余同伍。余年少。惟愛馬。他無所戀。渠妻挈相累。餉糈不足。以自活。余每得餉。必以半付之。曰。我不需此。兄可攜。此以飽嫂。住市有一麵店。與余素稔。立摺予。我謂憑。

此取麵。歲底計值。可免青黃。不給時。余藏其糶。而俾一用之。已而某生子。女家計益。償余。乃以摺付之。謂兄可以此。隨時得麵。子女母啼。餽矣。凡此種種。皆舊事。相隔七八年。某貴爲營長。余適隸其麾下。以爲必以故人視我。乃某視我。殊落落。我以爲公衆目前。當執法。以御下。不能話舊情。我猶諒之。已而聞營長之夫人來。一日。我乃叩營長之公館。夫人出見。視我。瞳目。莫對。余笑曰。某太太。汝不識當年送麵人乎。夫人曰。噫。我目。鈍忘之矣。余笑呼曰。嫂。今貴爲營長。夫人矣。那能憶及一小兵。嫂珍重。善爲我辭。兄我亦從此逝矣。乃解軍衣付之。長嘯出門去。翌日。營長趣人留我。不聽行。我笑謝使者曰。諸兄弟。善事貴人。我年力

正強。有手足。能騎。能射。何處不可以報國。事人。不願居此。仰斯人之鼻息也。營長知我。不可留。贈三十金。爲我膏秣。資余辭。不受。強再三。察其意。似誠。余亦不欲絕人。太甚。乃受。而作歸計。此余解甲時事也。余北人性直。凡人有恩於我者。報以死。無惜焉。余每戰。強敵在先。砲石如雨。官長不退。同列不知。余不返。樹。余嘗曰。我輩騎兵。但須有一好馬。一短槍。佐以五百彈。可以橫行天地間。無可畏事。無可畏人。余生平。無他技。不畏烈馬。能擊飛鳥。槍與騎。以外無他長也。營中。每有賽射之會。中鵠多者。官長有賞。費余。每試立射。十中七八。臥射。十無一失。以故。手巾。毛襪。肥皂等獎品。充滿。余之背囊也。

余頃南下見沿杭滬鐵路之駐劄北兵處溫暖之區歌太平之曲觀我以前之經過同一軍人生活寔非雪壤之隔唯余詢鄉人之執兵役者謂此間餉薄南方百物品貴甚苦拮据中有待餉贖家者尤感困難此則又不如吾儕沐天調馬可以輾轉得錢之裕矣

余久處苦寒今來江南甚感溫軟龍江行軍覓得杯

水強半泥滓頃飲西湖如醉醴泉今年余二十九江南如有用武地我嘗以十年筋力報之四十外衰老恐不勝鞍馬勉爲之處處將落人後爾時余亦歸楊柳青與老妻相對話少年事如述舊夢矣倚虹曰年來我以爲國中無兵今聞此兵語不敢謂國中之兵無人但無人能用耳



嫩社記

虹 倚

在夜間兩時以後冷僻的白蘭街盡頭十三號巨廈的五層樓上燈光照得雪白可是窗宿密密的遮著外面一些兒光亮全不漏洩樓門也深鎖著門外的人當然也一些聽不出裏面的人聲至於這屋裏的內容是一間會議廳的形式中間只設著一張長案案旁列著十幾張椅子此外沒有什麼了簡直可算是很簡單很靜寂很莊嚴的一個所在這時候屋子裏却來了五六位女郎年紀悉在二十以外三十未滿大家的態度也是很嚴肅的坐在各人一定的席次上照這樣的狀態醜起來好似這幾位女賓是來赴宴的然而席上一幅純潔的白檯毯看核杯盤一些也沒

有大家坐著的談話沒有一些談笑風生的意思凝坐著髮髻等一個什麼重要的人來

原來這是一個秘密的結社這些女郎當然是社員了一會兒門外走進一個很美麗的少年女郎來大家對他很尊重的起立那少女微微的答了禮挾著一隻皮篋向主席的座上一望這時候闌席的社員格外肅默了專注意主席

的言論。

原來這主席便是這秘密社的社長。一會兒社長起立道：我敬愛的社員諸君注意！今日雖是本社的常會日期，但是成立大會以後的第一次會期關於本社的進行，不能不切實的討論……我所一再要使諸社員注意者，便是認清我們這社名的意義。我們社名上，次既定了「嫌社」，那末要請大家注重這「嫌」字。講到這「嫌」字，原是一種人生剛毅不屈的正義解

釋。凡是人們根據了正義當然要具有俠的行為，不必要立什麼社，方能提倡俠的事業。更不必由我們女子立這「嫌社」，須知人心險詐，正義銷沈，俠的行為久已不見。俠的事業久已衰歇，社會上的惡勢力正見膨脹，簡直不容許有俠的活動。縱或有一二個血性人，要做點俠的事業，一著手反被惡勢力驅除，戰敗了。因此我們覺悟在今日惡社會要做一個俠客，非厚積學力不可。這是我們立社的

原因。但是講到俠客，古今來屬於男子一方面比較的佔多數。縱或有一二個女俠客，大半為著一人一家報仇雪憤而起。他那俠的範圍甚狹，他那俠的興味太薄，只可以算是個人的俠客，不是社會的俠客。女子俠客既然為數甚少，那末女子一切的苦痛煩冤，全要仰仗男子了。中國一向男女之界甚嚴，兩性的關係很隔膜。男子既然沒有女子的苦痛煩冤的資料，簡直沒有引起他行俠的機會了。女

子的苦痛煩冤不是要永遠沈淪嗎。

社長說到這裏大家不禁同情的
一鼓掌。

社長接着說道因此我們設立這
個「嫉社」社員全是女子所辦
的俠的行爲全屬於女界實言之
我們這個「嫉社」便是女同胞
伸冤訴苦的機關誅伐強暴的法
庭保護安寧的警察指導幸福的
翼神我們社員既明白了「嫉社」
的名義嫉社的責任可要完全擔

負不可輕輕放過啊。

社長說到這裏大家不禁同情的
又一鼓掌真誠的表示負責

社長又接續的說道如今我要宣
布我們嫉社的進行事業和行俠
的範圍了……說到這裏社長打
開皮篋抽出一葉文件社長道這
上面是採取列舉主義請社員注
意社長便朗誦道

一 男子以詐僞的愛情誘惑女
子圖快懣慾或覬覦財產者
本社第一步對於女方勸告

男方警告警告無效應取嚴
厲手段破壞之

一 重婚者未成立前警告之取
消既成立者破毀之倘其重
婚動機屬男方女方誤墮術
中者本社對於男方尤應嚴
重懲創

一 虐妾者虐妻者虐孀者本社
對於被虐者應嚴重保護救
濟對於加害者嚴懲
一 蓄婢者限期勒令解放違者
嚴懲一面將被虐者先行以

安全的方法救濟之

一。女傭受雇主過分之逼迫勞動者應救濟之加雇主以警告

一。工廠商店之女工本社應妥密保護有過分之勞動感嘆之脅迫者本社酌量情節輕重予加害者以懲創並勒令其改良

一。解放娼妓以巨金立學校授娼妓以生活技能畢業後妥為謀職業

一。嚴懲蓄妓之鴿母

一。掃除秘密賣淫其困於生計者救濟之適用救濟娼妓法

一。制止媒婆之活動

一。不由本人之信仰宗教以甘言詐術利用婦女悲憤時機

引誘其祝髮為尼者應嚴懲

一。一面教護被害者

一。婦女有隱疾者通告之而為

介紹醫院免費的治療

一。婦女不得已而負債其有非法重利盤剝致陷債務者於

危境者本社常保障之

一。婦女遇有非法脅迫及非法遺棄者本社調查所及悉力

救護其旅行中之婦女本社社員尤宜隨時盡保障之責

任免為強暴所侵凌

一。本社對於加害者所定罰則

分下列三項

甲。警告 乙。禁錮 丙。死刑

但非罪大惡極或至不得已

時不得用死刑施行死刑後應宣布其罪狀於社會

一。服。務。本。社。者。應。終。身。誓。守。秘。

密。及。具。有。犧。牲。之。精。神。者。

社。長。讀。完。了。這。一。篇。社。章。社。員。又。全。體。的。拍。掌。內。中。有。一。社。員。起。立。道。社。長。本。席。有。一。個。意。見。社。員。的。資。格。應。該。限。於。『。獨。身。主。義。者。』。因。為。什。麼。呢。有。配。偶。者。難。免。為。男。子。所。利。用。而。放。棄。其。職。務。或。竟。違。反。其。主。義。很。足。以。障。礙。我。們。嫉。社。的。進。行。社。長。聽。了。他。這。話。沈。默。一。會。徵。求。多。數。社。員。的。意。見。內。中。有。一。個。社。員。道。本。席。以。為。獨。身。主。義。

者。很。少。與。男。子。接。近。的。機。會。因。此。

不。能。刺。探。種。種。男。子。壓。迫。侮。辱。女。

子。的。事。實。反。足。以。使。我。們。嫉。社。不。

能。大。活。動。况。且。與。我。們。嫉。社。表。同。

情。者。未。必。盡。屬。於。獨。身。主。義。者。有。

配。偶。的。人。並。不。與。我。們。嫉。社。主。義。

衝。突。還。是。免。除。了。這。個。限。制。可。以。

吸。收。多。數。社。員。增。廣。我。們。嫉。社。的。

能。力。

另。一。社。員。起。立。道。本。席。以。為。行。俠。

的。人。第。一。要。件。是。自。身。要。具。有。犧。

牲。的。精。神。有。了。配。偶。的。人。因。戀。愛。

上。家。庭。上。便。有。許。多。割。捨。不。下。的。

牽。掛。那。末。犧。牲。的。精。神。當。然。減。少。

了。犧。牲。的。精。神。缺。乏。俠。的。元。素。便。

缺。乏。了。至。於。因。此。漏。洩。秘。密。弛。懈。

職。務。等。等。更。是。意。中。事。了。

大。家。聽。了。這。話。一。致。的。拍。掌。連。那。

反。對。的。社。員。也。服。從。這。理。論。了。於。

是。社。長。鄭。重。聲。明。凡。社。員。皆。限。於。

獨。身。主。義。者。

社。長。又。道。我。們。這。社。裏。的。徽。章。就。

定。這。『。嫉。』。字。社。員。的。口。令。便。是。

『。身。體。力。行。』。四。個。字。社。員。聽。了。

又拍掌。

社長道：「社裏大體已經議妥了。我們現在要開始討論我們嫩社第一件應辦的什麼事，表顯我們嫩社的精神，有一個社員道：『這當然，揀女界中最痛苦最不平的一件事做起。』社員聽了這一句話，異常的興奮。社長道：『那末請各社員提

出那一件是最痛苦最不平的事。

我們可以着手。

有一個社員嚴肅的起立，好像要有很重大的報告大家。全十分的靜默著，細聽那社員正要發言。忽然壁上的一陣特別的鈴響，眾社員不到一分鐘，遂從複室的機關避去。頓時會議室裏又換了一種

布置。原來那鈴聲是一種危險的

號，是守門的人警告警察來偵查的表示。因此嫩社社員全避去了。後來到底那嫩社是否成立，是否再開會議，是否有什麼俠的動作，沒有人到白蘭街十三號聽見。聽見也就不得而知了。



捕馬記

虹 倚

某年冬。余有事於浙之平湖。舟次六里。橋已夜。午風雨大作。泊焉。同舟有水警署長方君爲我述捕馬阿九事。委宛見告。語罄天曙。風雨亦止。解維入城。今時越兩年。每聞風雨。輒憶舊談。馬阿九髣髴在余目前也。爰記方君言成捕馬記。馬阿九刺盜也。縱橫嘉湖間。劫貨殺人。無算。湖屬瀕海。又與江蘇接壤。馬往來跳竄。飄忽靡定。官中無如何。馬勢愈強。黨益盛。顧馬所劫。悉紳富財。又不妄殺人。富者。膽落村居。小民轉不甚畏馬。三五聚談時。且壯其行。一夕。馬忽嘯侶。劫

蟹局水卡。沈其巡船。攫奪槍械。金錢文書。而去。瀕行。大聲語局員曰。我馬阿九也。有力者來捕我。勿妄誣他人。馬退局員以馬語陳大吏。吏怒。下營縣捕益力。期在必得馬。

水警長陸某以捕盜名。馬阿九騷擾處又多。在陸轄境。陸亦久挾捕馬志。苦未得間。至是。陸以捕馬自任。要長官以三單。一先取重金。若干。購眼線二。領鎗艇四艘。游弋偵蹤。三期三月。捕馬三月。不得馬。解職。以謝長官。官許之。陸乃泛艇漫游。諸港汊登陸。則變易姓名。難鞫。

入中就茶寮酒舍刺消息久之無意中得識馬黨一小盜乘醉詰馬行蹤小盜曰吾頭目之行逕雖我亦不知來去如疾風有事輒轉以召我頭目有親信弟兄十餘人日伺左右若我輩恆不能窺見顏色邇來風鶴正緊吾黨中難免無見利忘義者頭目嚴戒備亦不得不爾非與我輩疏也陸察其語甚誠擊捕之無益且慮洩喬裝偵緝事馬益有備乃與小盜笑而別明日又刺船他行

馬蹤雖無常有老巢曰沈家蕩蕩居水中蘆滿其上叢莽不辨逕茅屋三五罕有人迹馬阿九挾徒衆偶一至亦不恆來事爲陸調悉急掩捕至則馬行矣窮搜蕩中住戶於破扉中得老嫗嚴鞠之嫗驚曰我老

矣安能盜吾隣王嫂盜婦也其夫王老小馬阿九之心腹王嫂日治饌餉盜日落後王嫂當送飯歸矣陸釋嫗伏甲士於嫗室俄而王婦歸筠籃中猶有殘羹陸乃捕王婦去以老嫗所說實王婦婦一一認不諱但叩首乞恩陸曰罪不及妻孥盜婦無死罪惟治饌餉盜汝亦盜也於法當死汝能招爾夫來縛馬阿九以獻我當赦爾夫婦罪且賞千金更畀而夫一末職婦曰馬阿九遇吾夫厚吾夫烏忍負阿九陸佯怒呼左右趨斬盜婦婦棘殼請姑緩斧鉞容招吾父來徐圖之此時吾夫隨馬阿九遠颺吾亦無從羅致陸曰善解其縛嚴監視而厚飯之明日覓王婦父至一龍鍾叟也陸語以故叟曰吾孀

無行吾恒憂其不令終今許其自新深感高厚我嘗招其來能捕馬阿九否我不敢必叟去轅轉覓王老小越旬日始僮來謁陸初猶恐懼不敢前陸曰我非贖人者彼來庸何傷王老小至驚怖不敢仰視陸曉之曰我與汝無多語汝能縛馬阿九者盡赦汝罪更賞千金界一官不則汝速去我先殺汝妻他日捕得汝刑與汝妻同我今日不殺汝縱汝去者以汝來乃汝妻父招致非我捕得我生平不願以詐術賺人也禍福汝自決語畢呼左右擁王婦至與王老小相對跪王婦泣語王老小曰嗟乎我之死繫君一諾王老小亦悲不能已涕泣如雨下蓋殺妻賣友兩都不忍何去何從頌難裁決也

捕馬記

已而王老小曰馬阿九勇猛勝我十倍小人實無力以縛馬陸曰汝不能縛馬汝但以馬之蹤跡隨時密告我率軍隊來汝更爲內應功亦與縛馬等王老小游移不忍婦揮涕以勸王老小乃畧諾留其婦爲質蹙然自去久之無消息陸又趣人敦促之一夕王老小冒雨倉皇至謂馬阿九甫歸自滬在沈蕩之北觀音灘召彙部曲將大舉捕宜速過三五日刻一巨典後將遠行陸又詢馬居觀音灘何許王老小曰觀音灘四圍皆竹蘆灘西一小橋過橋數十武叢籬中有紅牆破寺即馬棲息處也唯馬防衛甚嚴灘畔漁父十九皆其耳目望見官艇旌旗便告馬兵來寔秘陸笑曰老夫捕盜三十年詎不知進退汝母喋喋爾

時。我。自。有。策。王。老。小。忽。忽。去。謂。久。不。歸。馬。必。疑。我。陸。亦。不。留。王。約。翌。日。薄。暮。內。應。捕。馬。王。老。小。既。去。又。退。告。陸。曰。明。日。公。等。來。勿。違。攻。寺。寺。後。有。荒。墳。四。五。可。伏。兵。其。後。見。我。從。寺。中。出。果。仰。天。以。手。搔。頭。者。再。進。百。無。一。失。小。人。慮。馬。阿。九。爾。時。或。不。在。寺。兵。撲。空。兼。轉。驚。馬。去。功。虧。一。篲。陸。曰。善。此。著。甚。周。密。笑。語。曰。爾。能。棄。賊。來。歸。一。幹。吏。材。也。

是。夜。陸。乃。移。舟。泊。沈。蕩。次。晨。歷。江。北。魚。棚。五。六。艘。水。兵。悉。易。老。農。破。襦。藏。利。械。匿。船。中。陸。亦。衣。簪。笠。倚。簷。窺。理。網。起。船。娘。蕩。槳。錯。落。前。進。抵。觀。音。灘。灘。畔。果。有。漁。父。見。來。舟。問。何。往。船。娘。應。曰。捕。魚。漁。父。不。疑。聽。其。前。進。陸。觀。無。偵。者。停。舟。登。灘。遙。望。果。有。紅。寺。在。萬。竹。

中。率。來。水。兵。凡。二。十。六。人。陸。命。以。四。人。守。船。以。六。人。守。橋。防。賊。遁。餘。十。六。人。分。三。路。詣。觀。音。寺。會。於。寺。後。墳。次。陸。自。率。兩。健。者。先。驅。將。及。寺。紅。牆。閉。寺。內。有。人。聲。陸。伏。林。中。蛇。行。以。達。墳。後。屏。息。以。待。時。已。日。薄。曉。曦。矣。

俄。而。果。見。王。老。小。携。漁。具。出。張。目。四。顧。仰。首。看。天。以。手。搔。頭。陸。驗。其。旨。視。王。老。小。入。急。率。兵。循。牆。僞。僕。以。進。逸。過。寺。後。達。窗。下。聞。窗。內。有。聲。曰。老。小。汝。胡。不。再。進。一。杯。陸。聞。聲。知。爲。馬。阿。九。率。兵。疾。入。大。呼。捉。賊。入。門。見。室。列。巨。案。案。上。列。熟。蟹。兩。盞。殘。甲。狼。藉。盞。畔。瓦。杯。三。四。中。有。殘。酒。馬。阿。九。短。衣。踞。坐。案。上。足。躡。一。酒。甕。身。左。右。列。兩。長。鎗。右。手。執。杯。見。捕。者。猝。至。急。擲。

杯躍起一手欲舉鎗詎王老小已乘勢先奪去一兵
突出馬阿九身後緊抱之馬急不得脫奪抱者手鎗
砰然四擊抱者在身後鎗不能達抱益堅門外援兵
聞聲齊集馬阿九手中鎗又彈盡遂被縛諸兵方搜
除孽見牆隅一賊伏地扶之不起視之乃王老小已
中馬阿九彈斃矣馬見老小屍舞笑曰王老小我不
圖死汝手中汝又安知我先殺汝也天乎

寺外林中雖有伏賊聞鎗聲四起知官兵大隊來皆
奔竄陸乃橫馬阿九歸艇慮中途有變星夜揚帆下
平湖陸就舟中約略訊馬馬神色鎮定笑曰無多語
死耳非丈夫不敢爲盜畏死非盜直狗偷耳陸嘆曰
以汝材幹何事不可爲奚必盜馬大笑曰盈天下皆

盜也豈獨我不諱言盜我之盜盜以正可盜則盜
不可盜則止孤寒之家我不忍盜中落之戶我不屑
盜不仇我者不血吾刃殺人雖多無一冤魂我雖盜
同心安理得也陸呵曰盜矣那復有理馬更狂笑曰
然哉然哉無理者皆盜也試問年來執政貴官典軍
藩鎮說理者幾人彼輩盜國我輩盜錢同一盜耳何
厚責我陸曰汝狂易矣雖然我甚愛汝頗惜汝死馬
笑曰我苟圖官中之富貴者我貴久矣今日或駕公
上我恥爲官故甯爲盜作官志不過得錢爲盜亦意
在溫飽取運各殊庸何傷吾半月前遊滬挾金甚豐
買笑娼家娼之媚我者甚至與諸客縱博客驚我富
尊我誤我又不殊貴顯我心甚漸久亦能安幾自忘

爲盜。嗟夫。世間所尊者。命。財。金。便爲貴人。不問金所從來。以是因緣。誰不欲盜。幾視強盜爲神聖之生涯。今不幸爲階下囚。我亦視爲固然。無所怖。無所悔。無所慙。宇宙之大。黃金日貴。巧取豪奪。十人而九。特操術不同。強盜之名。又烏足辱我。陸聞言。微囑語馬。阿九曰。爾疲矣。可稍休息。賜以酒肉。阿九稱謝。且飲。且啖。談笑自若。醉飽。鼾眠。舟抵縣城。猶未醒。其從容鎮靜。有如此。

明日。縣令坐堂。皇袍馬阿九。馬睨而擲。無一語。卸詰其餘。黨若干。馬笑曰。更僕難數。令曰。名字誰何。一。

具陳當依法捕治。馬曰。諱盜之名。行盜之實者。皆我黨也。捕不勝捕。我果一一告官中。恐無此大獄。令廬其妄語不多。訊嚴械下。獄湖之人。久震。馬阿九名。是日。強訊者滿廊。下視阿九。威儀言語。嘆曰。此壯士也。天下無道。遂令斯人爲盜。可悲也。

又明日。以軍法肆馬阿九於市。論功行賞。王老小妻得金五百。持金泣曰。吾夫以我故。賣友至死。身亦飲彈。是殺吾夫者也。嗚呼。遂削髮爲女冠。終身誦經。自懺其罪。

下 塔

虹倚畢

在那太陽將落山的時候。黃妃塔下有一個少年曳着一根手杖很沈悶的在塔下四周。子有時候仰着首。瞧着塔。見塔尖殘餘的斜陽漸漸兒越紅越瘦了。有時候低着頭。再瞧一瞧到塔上來的那條蜿蜒的山徑。依然靜悄悄的沒有人影。少年瞧了一會。微微的歎了一口氣。

少年到這塔下已經有三小時了。兩隻眼睛只癡癡的望着上塔來的那條路。不必說是在塔下候什麼預約的人了。但是始終那條路上沒有人走上來。並不是沒有人走上來。不過不是那少年所預約的人。雖有千萬人走上塔來。少年目中總承認是沒有一個人走上來。

候久了。少年心上微微的歎道。伊怎麼還不來。昨晚愛神會的跳舞歡場的時候。不是明明和他約好了三點鐘到這裏來。此刻已至五點多鐘了。伊怎麼還不來。伊聽錯了地點嗎？不會。不會。我說得很清楚。是黃妃塔。伊記錯了時日嗎？不會。不會。我說得很清楚。是明日三點鐘。伊有什麼

事就攔了嗎？不會不會。今天星期日是伊休息的日子；：那末爲什麼不來？

哦！伊爽約了。但是伊最講信用。我和伊相識了三年。伊的性情我還不知道嗎？伊最尊重信用的。伊決不會爽約。既不爽約。伊怎麼還不來？

哦！伊是拒絕我這預約了！不是拒絕我這預約。是簡直拒絕我的戀愛了。伊不更直接拒絕我。伊不更用書面拒絕我。伊用這不赴約的手段表示伊拒絕我的態度。唉！伊真拒絕我嗎？我不接到伊明白堅決的拒絕表示。我總不相信。我總不減退。我戀愛伊的熱忱！

這全是我的狐疑啊！一些兒沒根據。一些兒沒憑。

證神聖的戀愛。怎麼可以參雜狐疑。狐疑是戀愛的罪人。我對於伊。萬萬不可狐疑。有了狐疑。便是我對伊負犯罪的責任。掃除狐疑。打破狐疑。耐着心腸。等伊。罰伊。大概就要來了。

這時候山徑裏微微的吹了一陣風。吹得那落葉沙沙的作響。少年沈寂的心弦。微微一顫。動心想這不是有人踏着落葉的聲音嗎？一定是伊從別一條山徑上來了。想到這裏。心弦格外的顫動。心想伊來了。我和伊第一句話應該說什麼；：第一句沒什麼關係。總是問伊爲什麼遲來了。但是這一句也不應該這樣說。這樣說了。很含了責備和詰問的意思了。伊一定要惱了我。還是換一句說的妥當。但是這還

是。小。問。題。我。今。天。預。約。伊。來。是。和。伊。說。明。我。真。正。的。戀。愛。伊。求。伊。接。受。我。這。戀。愛。其。實。我。對。伊。的。戀。愛。表。示。伊。的。精。神。上。早。已。感。覺。了。感。覺。了。伊。並。不。厭。惡。我。並。不。鄙。夷。我。並。不。遠。我。避。我。那。不。是。已。經。接。受。了。我。這。戀。愛。了。嗎。然。而。伊。始。終。沒。答。復。我。一。句。話。道。「我。接。受。你。的。戀。愛。了。」或。則。說。「我。很。感。激。你。的。戀。愛。真。誠。我。也。戀。愛。你。」這。兩。句。話。我。沒。聽。見。伊。親。口。和。我。說。我。對。於。伊。畢。竟。有。幾。分。惴。惴。今。天。伊。來。了。我。可。以。明。白。的。向。伊。要。求；；也。不。要。求。什。麼。但。要。求。伊。答。復。我。接。受。戀。愛。與。否。的。一。句。話。

種。什。麼。感。忱？；；少。年。想。到。這。裏。心。房。突。突。的。跳。盪。不。止。神。經。上。陡。起。了。一。種。重。大。的。激。刺。經。過。很。久。的。時。間。方。纔。鎮。靜。也。不。知。是。愉。快。的。興。奮。也。不。知。是。恐。怖。的。反。響。

少。年。又。想。道。倘。然。伊。的。戀。愛。我。正。和。我。戀。愛。伊。一。樣。那。末。求。婚。的。一。句。話。還。是。趁。這。戀。愛。極。熱。烈。的。時。候。提。出。呢。還。是。暫。且。緩。一。緩。：；；緩。一。緩。：；；不。對。不。對。婚。姻。的。神。聖。基。礎。第。一。就。是。戀。愛。根。據。了。愛。戀。的。求。婚。方。是。神。聖。的。求。婚。當。然。今。天。一。併。提。出。了。並。且。萬。一。僅。提。戀。愛。不。提。求。婚。伊。未。免。要。疑。心。認。我。是。一。種。流。浪。的。戀。愛。是。一。種。邪。僻。戀。愛。是。一。種。非。誠。意。的。戀。愛。是。一。種。沒。結。果。的。戀。愛；；萬。萬。不。妥。我。

必須同時提出。方始光明。方始神聖。或者我先不提出。待伊提出。我再贊同。那末我提出戀愛。伊提出婚姻。兩人都有話說了。然而不對。天下有戀愛的青年。總是男的方面提出。求婚女的方面允許。簡直由女的方面提出事實。上恐怕很少。唉！我真癡了。我真頑固了。伊既接受了。我的戀愛。伊又表示戀愛。我了。我提出求婚。伊萬萬不會拒絕的。伊萬萬不能拒絕的。想到這裏。少年的情膽。陡然的膨脹起來。勞。是飲了一觴白蘭地。

上塔來的一條山徑裏。隱隱約約有一兩點人影。徐徐的上來了。少年望見人影。心想一定是伊來了。便從塔下走下山徑去迎接。伊剛下了幾窺。望見山下

的人影。有兩個少年。便又縮住了脚。不往下走。心想伊怎麼又和一個人同來呢。那同來的又是誰。有人同來了。我心中的。一番話。怎麼可以發表。戀愛的問題。只有男女兩個人。可以能決。可以研究。可以試驗。一有了第三個人。這戀愛的談判。只好中止了。伊是一個很聰穎的人。怎麼今天這約會。伊竟攜帶着另外一個人同來。伊一定是誤會了。以爲我約伊是一個普通的游覽。所以招邀一個伴侶。唉！伊真是糊塗了。我果然是約伊游覽山水。我可以具柬邀約。我可以公開延請我。昨晚不是在跳舞會剛散的時候。和伊秘密的約定。我還記得我那說話的時候。很囁嚅。我那態度。很不自然。並且我那兩句話。又很簡單。

說話的聲音又好像十分的低微而短促。伊聽了我的話點一點頭，微微的應了一聲，也是不自然的。轉過臉去，我在人叢中睜過去，見伊的臉有些微紅了。那末，伊是猜着我邀約伊的意思了。怎麼伊今天還挾着一個伴侶來呢？況且這黃妃塔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春秋佳日，還有些游客，冬寒風勁，誰來塔下，踏着枯枝敗葉，憑弔斜陽呢？這明明是密會的表示，伊怎麼不了解呢？：

塔
下



少年這時候也不肯走下山徑去，迎接那上來的人，也不走回塔下，却坐在山徑旁邊一所古墓的石凳上，不住的用手杖撥那殘碑上的苔蘚，消遣他沒奈何的光陰。一會兒山下的兩個人上來，了一男一女，石凳上坐着的少年固不認識那上來的男子，也不認識那女人，完全不是少年心上的伊。少年心想，果然不是伊，伊來一定是一個人，伊決不會如此的糊塗。因此又提起了精神，對山徑癡

望露出很焦悚的樣子。盼伊的影蹤。但是久久的仍不見伊的蹤影。古墓碑上的石藓却。被少年的手杖。剝除得十分乾淨。顯出那剝蝕的文字。

少年的心裏只有伊。少年現在的。唯一願望。就是伊來伊以外的什麼人。什麼山。什麼水。什麼古墓。什麼殘碑。什麼樹。什麼木。什麼落葉。什麼幽花。少年全沒聽見。連那近在咫尺。矗天的高塔。少年也似乎沒掛在眼角。

斜陽已沒了。山徑裏又起了一陣晚風。蕭蕭的天光漸漸的昏黑下來。少年依舊坐在古墓的石凳上。癡癡的望着山下。的那一條路。盼着伊來。心想時候已曉了。伊來時也沒有多少猶豫的時候。我只對伊說。

三句話一句是「我真誠的戀愛你」。第二句是「我希望你接受我的戀愛」。第三句是「我在世界上永遠不再戀愛你以外的一人」。倘若伊答應了。我再提求婚的話。

這三句話少年顫動着薄唇口中念念了萬千聲。但是所盼望的伊。還是不來。少年千鍾百鍊的話始終沒有機會送入伊的耳鼓。

新月上了蕭寺的晚鐘一聲。一聲。趁着微風吹上山來。塔上一羣怪鳥。啾啾的叫着。帶着酸楚的聲音。少年這時候雖坐在古墓的石凳上。依舊不動。但是晚烟籠罩暮色蒼茫。已瞧不見那條山徑了。



慈善事業

畢倚虹

汪夢樓做了一個銀行裏的會計員，還兼了一個專門學校裏的簿記教員，每月所收入的薪水總在一百八十元以外，娶了一位夫人，是游歷過學堂，沒有畢業的官家小姐，名喚梁靜珠。汪夢樓雖然是一個新社會的人物，却並不嫌他夫人是半舊式的小姐。因汪夢樓常常對朋友說：處現在這種舊家庭，娶妻太新了，反不能維持家室的安甯，太舊了，又嫌不大適用，不能應付現在的社會環境，最好有新的智識舊的精神，是最良善的妻材，恰巧這位梁靜珠小姐

合上他理想的夫人，故此結婚以後，伉儷很為並且也有幾個小國民產出。汪夢樓左顧孺人，右弄稚子，固然自得其樂，便是對於國家也總算盡了製造國民的責任了。

但是在汪夢樓眼光中，梁靜珠模樣全好，只有一樣有些瞧不上眼，你道是什麼？原來梁靜珠喜歡吸枝香煙，其實吸香煙也是一件極普通的事，女人吸香煙在中國今日的社會也算一種平淡的流行嗜好，也不算什麼大不了，可知汪夢樓自己不吸香煙，便有些嫉惡如仇，常常勸過梁靜珠可以不吸，能雖知梁靜珠竟不答應，說道：你成日價的在行中辦事，我蘭留清坐，除掉同小孩子逗一回頑笑，簡直沒事，只

好辦煙草來解悶。吸慣了煙，每逢飯後若不吸一枝口中真覺油膩不堪，胸中飽悶不舒，所以這煙要算是第二種的飯糧。不吸那真是不行。汪夢樓又查出許多說香煙害處的書籍圖畫來，指點着與他夫人看。又嘮嘮叨叨說個不休。誰知他夫人梁靜珠只管聽他說，只管吸個不休。往往梁靜珠一面吸着煙，一面聽他丈夫說着，竟不動念。汪夢樓見說不下來，多說了反傷了感情，也只索罷了。

誰知吸煙的人有一個脾氣，煙量一天比一天大，煙的口胃也一天比一天高。香煙公司因為利用着吸煙的人，這兩種脾氣煙價也一天比一天貴。從前梁靜珠每天不過每飯以後吸個一枝半枝，下午等着

夢樓不回來，吸一枝兩枝解解煩悶。統計一天不上五六枝，那知不到兩年，煙頭越來越大，早起也吸睡覺也吸，每天竟非十二三枝不可。汪夢樓齊笑道：外國人家庭另外有一間吸煙室，我們夫人現在已經將吸煙室附設在神窩裏了。可想見梁靜珠煙量弘深，並談到煙價。梁靜珠出身官宦人家，下等的煙自然不能上他的金口，吸的盡是第一等牌子。其初那些第一等牌子每罐不過六七角洋錢，最貴了。誰知愈買愈貴，現在梁靜珠所吸的總在一元一罐的了。平均替梁靜珠算看，每天吸十五枝，每罐五十枝，三天一罐，每罐一元，每月三十天至少要十元一月。這還是梁靜珠個人在家吸，吸若遇着出去遊覽觀

劇或則小姊妹來坐說說那煙的銷場更大大概每天一罐還不大夠吸呢這種統計報告全是汪夢樓大會計家實地調查出來皺著眉頭向他朋友說的那是一些兒不會錯了

有一天汪夢樓因為銀行裏半年結帳回家的時候差不多要到夜深了一回家便嚷著餓極了他夫人梁靜珠口銜着香煙便叫娘姨出去到巷口粥店裏買點稀飯來給汪夢樓充饑他娘姨問要買多少稀飯梁靜珠道我不大餓只要買三碗稀飯就夠了多買了沒人吃也是糟掉未免可惜那娘姨便登登的下樓去買稀飯不一回稀飯買來熱騰騰香噴噴的盛滿了半盂梁靜珠又親手替汪夢樓辦了兩樣可

口的小菜汪夢樓半夜辛苦以後吃着這又香又熱的稀飯養如飲了瓊漿玉露一面吃着一面問娘姨道這些稀飯共計買了多少錢娘姨道稀飯只一個銅元一碗買了三碗只化了三十文汪夢樓雖然是個銀行會計家稀飯的行情却不經心現在聽見只有十文一碗連呼便宜便宜梁靜珠接着道現在米貴稀飯也漲價從前只有七個錢一碗如今十文一碗窮人已嚷着太貴不敢吃他怎麼你還說便宜呢他夫人說着順手又在香煙罐內抽出一枝香煙劃上一枝火柴呼呼的又吸起來頓時一房間煙霧騰騰的也不辨是稀飯的熱氣還是香煙的煙氣汪夢樓一面儘吃着稀飯一面看着他如花似玉的

夫人吸香煙忽然心中一動笑嘻嘻的問他夫人道：「你現在吸的這種牌子香煙要多少錢一罐他夫人道：『賤賤現在貴了要一塊大洋一罐汪夢樓回過頭來問娘姨道現在一塊大洋換多少銅元那娘姨道：『現在洋價大差不多好換到一千五百文呢汪夢樓點點頭笑對他夫人道：『你這煙一罐一元合着錢價是一千五百文一罐五十枝合着是三個銅元一枝哈哈照此算來你吸一枝香煙抵得我吃三碗稀飯你剛纔已經連吸了兩枝香煙抵得我吃六碗稀飯了他夫人也笑道：『你要照這樣同我算起帳來我一天要吸二十枝香煙豈不是抵得吃六十碗稀飯了麼老實說二十枝香煙隨便吸吸不過如此果真叫我

吃六十碗稀飯我這肚皮裏漲得開花了引得汪夢樓和娘姨也都笑了。這個時候忽然窗外街口起了一種極悲慘的聲音尖尖的刺入汪夢樓夫婦的耳朵裏那聲音是什麼呢汪夢樓夫婦子細側耳一聽原來是兩個討飯老太婆的哭聲哭聲當中還夾着可憐的話說道：『老爺太太好小姐呀可憐我們討飯的苦惱人一天已經沒有飯吃肚皮餓煞了求求老爺太太好小姐賞我一碗稀飯吃吃救救命罷』那聲音又苦又悲差不多餓得叫不動了汪夢樓問他夫人道：『你聽你聽他夫人也是一個心腸最軟最慈善的人聽了這討飯的苦聲也悽然欲淚道：『可憐可憐世上苦人

怎麼這樣的多呢。忙叫娘鎖開了門，送下四五個銅元給那討飯的老婆子去買稀飯吃。

汪夢樓歎口氣道：你每天少吸一枝香煙，省下來的錢就可以買三碗稀飯討飯的人。一天有三碗稀飯吃，他那一條可憐的性命也可救下來了。在你不過少吸一枝香煙，嘴裏油膩油膩，不大爽快，難過一刻。可知救了討飯的人一條命，梁靜珠真是一個有慧根、有善性的人。頓時大澈大悟起來，斬釘截鐵的問他丈夫：汪夢樓道：我從今天晚上起不吸香煙了。一定將買香煙的錢來買稀飯給苦同胞吃。我的嘴裏油膩，我也不管了。說着便將煙罐中剩下的香煙七八枝使勁往痰盂中一攆，以示他不吸煙的決心。

慈善事業

汪夢樓起初不過一念之動，說罷了不提防他夫人竟決然的不吸紙煙，并且將吸煙的錢買稀飯救人。真是大出意料之外，情不自禁的走過去攆着他夫人的玉手道：你真的麼？他夫人道：誰同你說頑話。汪夢樓道：你果然決心如此，真是一個勇士。真是一個大慈善家，失敬了，失敬了。他夫人笑道：從前我是糊裏糊塗的吸香煙，以為這小頑意兒吸吸也不妨事的。今天晚上纏係這樣一算，又更把稀飯作一個比例，又親耳聽見可憐討飯老婆子喊救命的聲音，我若再不斷我無必要的嗜好，救人家最危急的性命，我真無心肝，非人類了。

到了第二天一早，汪夢樓正起身盥洗，要到銀行裏

去辦公他夫人也跟着起來汪夢樓笑道喂你今
 天爲什麼起得這樣早他夫人笑道我有我的事你
 莫管汪夢樓去後梁靜珠又喚了娘姨過來在抽屜
 中取出六十個銅元吩咐道你替我買六十碗稀飯
 來娘姨詫異道爲什麼買這許多稀飯梁靜珠道你
 莫管你買了來替我放在鏊子裏熬好不要冷我自
 有用處娘姨也有幾分明白笑着下樓去買稀飯一
 路走着一路念着阿彌陀佛娘姨去後梁靜珠取出
 筆硯用一張薛濤箋提起筆來寫道「本宅每日午
 刻十二點鐘施送稀飯六十碗每人只准兩碗」寫
 好了候娘姨稀飯買來便將這薛濤箋貼在大門口
 門口走過的人都抬頭一望頓時一傳十十傳百都

說汪公館裏施粥自然有許多討飯的窮人扶老攜
 幼來候汪夫人施粥梁靜珠到了十二點鐘的時候
 便命娘姨抬出一張桌子放在大門院內預備了十
 份筷子熱騰騰香噴噴的盛出二十碗稀飯喚進十



個討飯窮人每人兩碗吃得既飽且熱一批去了又來一批不一刻將六十碗稀飯分作三批吃得乾乾淨淨三十個乞丐皆餽煖而去歌功頌德更不必說梁靜珠伏在樓窗口向下望着歎口氣道咳一人吸香煙怎抵得三十個人吃稀飯早知如此我不過少吸幾打香煙救活苦同胞的性命不知幾十條呢想到這個地方不由得滴下淚來

過了十年八年那汪公館每天施送稀飯六十碗的善舉始終不衰閩城裏的人個個傳頌汪夫人是一個大善人貧苦的同胞見了他差不多要叫他一聲『親愛的母親』汪夫人嘗對人道我那裏有力量做善舉我不過不吸香煙罷了

新舊軍衣

虹倚舉

離省城沒有五里路有一個村市名喚劉埭。劉埭上有一個廟。算這一區域以內最雄麗的建築了。關帝廟每年要唱兩回戲。唱戲的名義也不知是替關帝祝壽。也不知是爲里人祈福。漫說看戲的人。不了解便是承辦唱戲的人。也不明白。大家都知道到這時候應該唱戲罷了。什麼原因。誰也不去研究。這種根性。中國人是慣有的。也不獨這關帝廟唱戲的一件事。可是廟戲的那一天。劉埭的人男



男女女固然是全要去的便是。大省城裏的人也。要去瞻仰瞻仰其實省城裏有一。升京戲館一。升女戲館儘有好戲爲什麼城裏人還要擠出去看鄉下戲呢也並不是鄉下戲比城裏戲好因爲向城裏戲館看戲要化錢買票纔能入座鄉下兩戲不要化錢只要有力氣擠進廟門便能撐得着戲看不負義務只要享權利這是中國人的通病所以鄉下的廟戲看客比城裏舞臺下的看客多若說是城裏舞台上角色藝術不及廟戲的藝員那可真免了

帝廟附近每一個攤旁全張着一面四方布棚遮掩陽光遠遠的一瞧好像有許多的行營棚帳拱衛着這關帝廟好不威武熱鬧

貼近廟旁有一個小攤小攤的主人是一種中年鄉下的婦人攤上的物品是櫻桃櫻桃顏色很鮮豔紅潤和珊瑚一般盛在一隻一隻的小籃裏面漫說好吃便是走過的人瞧一瞧也要垂涎欲滴櫻桃雖好櫻桃的銷路很滯因爲來瞧廟戲的人全是很經濟不肯浪費的有了錢還要去買點餛飩燒餅充饑不肯買這珍貴的果品消遣自早至午櫻桃的女主人只賣了三百錢女主人守着這攤很有些懊惱和煩悶的態度

東邊來了兩個雄糾糾的軍人，一路走着，一路笑着，口裏操着北方的口音說的話，似罵人，非罵人，似唱歌，非唱歌。關帝廟前的行人見了他們，全閃開一條路，讓他們走，並非關帝廟前人的腕力抵抗不了。他們兩個人實在精神上對他們已是很畏怯，很屈伏的了。再加那兩個軍人走路的姿勢歪歪斜斜，似乎帶幾分醉意，行人更不敢接近他們了。

關帝廟前無數的小攤，兩個軍人全一依一檢閱。過來這時候，第一個射入軍人的眼簾，引他們嚴重注意的，便是那櫻桃攤。櫻桃的紅豔固然有吸引行人目光的魔力，賣櫻桃的那中年鄉婦更可鼓舞軍人的興味。當時那兩個軍人便走到櫻桃攤前立定。

了。先瞧了一瞧櫻桃，又對着賣櫻桃的鄉婦深深的行了一個注目禮。注目禮原是軍人很尊重的禮節。國慶日大總統大閱軍隊，行過大總統的面前，也不過行這注目禮。可是對於鄉下賣櫻桃的婦人行這禮節，恐怕尊崇的意思很少咧。

內中有一個軍人先動手了，從一隻小籃裏面抓出一把櫻桃，約摸有七八顆，順手往嘴裏一送，合攏了嘴一咀嚼，兩頰的肉翕翕一動，幾顆櫻桃核子吐出來，連說道：「味兒不錯。」又向那一個同伙的軍人道：「你嘗嘗看。」那同伙也依了他的勸，告照樣抓了一把，吃了吐了核，以後也稱讚了一聲：「好。」可是櫻桃籃裏平空的少了幾十顆了。

賣櫻桃的中年婦人先見他們嘗櫻桃一聲不
敢響也只對着這主顧行了注目禮等到主顧嘗過
以後中年婦人使用誘惑的和婉的態度問道先生
要買櫻桃嗎每籃一角每堆三十文那軍人也不理
他伸手又在那籃內隨意取了幾顆也不吃却捏在
手掌裏不放賣櫻桃的婦人又問了一聲道先生要
嗎那軍人依舊不拜地兩個軍人移步要離開那櫻
桃攤了賣櫻桃的婦人這時候急了稍稍放出高亢
的聲音道先生你不賣吃了我的櫻桃請你給我幾
個錢內中甲軍人露出很輕薄的態度道你要向嚙
們要錢嗎容易容易你陪嚙們回去我有錢給你化
乙軍人道要錢嗎多吃你點不要錢嚙們倒不要嘗
了那聲音非常的強硬
賣櫻桃的婦人道先生我們做小本生意的吃虧不
起請你多少給幾個錢乙軍人有些憤怒罵了一聲
穢褻粗鄙的話接着道你這人好不識抬舉說罷拉
着他那同伙聯臂的揚長走了賣櫻桃的婦人也憤
怒道吃了櫻桃不給錢還要罵人真是殺坯殺坯兩
個字聲音却說得非常低微然而那兩個軍人走了
沒到七八步竟聽見了也不知道是沒聽見誤會了
陡然的回轉身來用快步走到櫻桃攤不由分說甲
軍人一脚將櫻桃攤踢翻可憐那一顆一顆紅豔欲
滴的櫻桃滾了滿地宛如散了一串珊瑚珠子乙軍
人走過去照準了賣櫻桃的婦人臉上要打婦人眼

快急忙的閃過了。逃開去。乙軍人順手拾了一隻小竹籃。拋過去。正打中婦人的脊背。小竹籃也不是砲彈射將過來。也不痛什麼。不過因此一來。乙軍人的憤怒總算發洩了。

關帝廟前的行人見這兩軍人現出本色。誰也不敢惹。雖然廟前現出一種混亂狀態。卻沒一個人敢替賣櫻桃的婦人鳴不平。也不敢向那兩個軍人抵抗。兩個軍人見櫻桃滿地。婦人已逃。總算唱了凱旋歌。慢慢的從人叢中分開。道路回關帝廟裏去。看戲了。這時候有一個鄉村的警察來了。穿着制服。執着警棍。也很有幾分正直威嚴的氣象。走過來揮着警棍。叫開人散開。那個賣櫻桃的婦人戰兢兢的來收拾。

餘燼可憐。那櫻桃全被羣衆的腳踏成櫻桃醬了。只將那幾隻小竹籃檢起來。一路拾着。一路流下淚來。警察問什麼事。賣櫻桃的婦人一五一十的和他說了。指指關帝廟道。我聽見那兩個人往廟裏去了。這時候一定在那裏看戲呢。在賣櫻桃婦人的意思。很希望警察執行職權。替他向那軍人要求賠償損失。可是那警察聽完了。含糊着沒有切實的答復。却呵叱那婦人道。兩隻破籃子。還不快點收拾。有礙路政。還要帶你到局裏去罰錢。

在這櫻桃滿地。婦人被叱羣衆混亂的時候。人叢中閃出一個穿軍衣的人。佝偻着身體。在地下。揀那沒有變醬的櫻桃。警察很快走過去。照準那拾櫻桃。

的軍人警際使勁一脚踢。宛如先前兩個軍人踢櫻桃攤的姿勢。俯僕着的軍人那裏吃得住這憑空的一脚。早已跌在塵埃。警察又乘勢舉起警棍給那狗僕軍人夾頭夾臉的打了十幾下。那軍人一聲不敢響一點不敢抵抗。扒起來抱頭鼠竄的逃了。當時關帝廟前圍着看鬧的人見警察打軍人以為一定是替賣櫻桃婦人報仇。很覺稱快。有的讚這警察有膽量。有的說這警察和賣櫻桃的婦人有秘密戀愛關係。所以如此替他避嫌。怨的出力。有的說這一下子糟了。被打的軍人豈肯甘心。一定到城內營裏去喊弟兄來洗關帝廟了。議論紛紛。其說不一。

個少年道。軍人雖然強橫。但是警察也要辨個是非。後來拾爛櫻桃的軍人並不是那踢櫻桃選的凶。手這警察何以不問青紅皂白的亂打。使那犯法的到逍遙法外。這不犯法的倒吃着一頓打。似乎不公平。有一個年長些的聽了。呵呵一笑。道。你全錯。了你以為警察後來打的是軍人嗎。不是。是一個逃荒的災民啊。那少年道。不對。不對。我明明瞧見被打的是穿軍衣的。怎麼不是軍人。年長道。軍衣是不錯。可是他那軍衣是舊軍衣。破軍衣。廢軍衣。不生效力的軍衣。是軍隊裏換下牙白廢物。這一次關水災。由他們統軍的長官發了慈悲心。捐助出來。散給逃荒的災民。黎寒。你沒聽見。他沒有軍帽。沒有肩章。

嗎。這。種。舊。軍。衣。還。不。是。和。一。件。破。棉。襖。一。樣。嗎。警。察。是。承。辦。發。放。舊。軍。衣。的。怎。不。曉。得。底。細。你。想。以。警。察。的。威。權。還。不。能。打。一。個。哀。哀。無。告。的。災。民。嗎。自。然。樂。

得。棍。如。雨。下。了。所。以。災。民。也。不。敢。抵。抗。倘。若。是。真。正。的。軍。人。他。敢。碰。一。碰。嗎。如。果。是。不。畏。強。禦。那。警。察。早。已。到。關。帝。廟。去。逮。捕。先。前。鬧。禍。的。兩。個。軍。人。了。唉！同。是。一。樣。軍。衣。新。舊。之。別。就。判。如。天。壤。了。那。少。年。憤。然。道。明。天。這。災。民。應。募。入。伍。著。起。一。件。新。軍。衣。來。看。警。察。把。他。怎。樣。年。長。的。道。你。這。話。真。有。些。稚。氣。了。他。一。穿。了。新。軍。衣。警。察。還。敢。碰。他。嗎。換。一。句。話。說。有。朝。一。日。真。個。的。實。行。裁。兵。那。些。新。軍。衣。忽。的。變。了。舊。軍。衣。那。班。無。惡。不。作。目。無。法。紀。的。軍。人。還。不。是。一。羣。的。

逃。難。災。民。嗎。到。那。時。候。我。們。劉。球。關。帝。廟。再。唱。戲。樓。桃。擲。也。不。會。無。辜。被。人。闖。翻。寶。櫻。桃。的。婦。人。也。不。致。受。這。侮。辱。和。損。失。了。

少。年。聽。了。歎。了。一。口。氣。便。和。幾。個。同。伴。出。了。極。熱。鬧。的。區。域。只。見。關。帝。廟。後。門。口。階。沿。石。上。靠。牆。坐。着。一。個。人。在。那。裏。雙。手。撫。摩。着。頭。顱。好。似。頭。部。有。什。麼。傷。痛。似。的。少。年。等。走。上。前。一。瞧。這。人。便。是。剛。纔。被。警。察。踢。打。穿。舊。軍。衣。的。那。個。災。民。少。年。見。了。心。中。黯。黯。的。歎。道。可。憐。的。同。胞。呀。你。爲。什。麼。不。幸。穿。了。這。一。件。無。用。的。舊。軍。衣。呢！



兄弟的後婚

波 清

婚後的弟兄

「哥哥你可以起來了。今天第一點鐘是劉先生的英文課到了。要聽不著講解了。哥哥你起來罷。」

說這話的是一個十二歲的中學生名喚王仁。他和他的哥哥王義同睡在一張小鐵床上。這時候已經天亮了。好半天王義貪戀熱被窩不肯起來。王仁一骨碌已扒起來。在那裏穿襪子。他聽著哥哥還睡著。所以急急的催他哥哥起來。

王義聽他兄弟催了兩遍。從被窩裏答道：「小弟。幾點鐘了？」王仁向床前

擺鐘一瞧。道：「六點一刻了。」王義道：「小弟。還早呢。我想再睡一刻。昨天夜裏我算算。睡得太遲了。」王仁道：「哥哥你實在扒不起。你再略睡一刻。罷候我喊了陸媽來打好了。洗臉水沖好了。茶再來喊你罷。」說罷他便走出。去喊陸媽。讓他哥哥多睡一刻。

到得晚上。從學校裏回來。母親給了他們兄弟兩人。幾塊雞蛋。王仁這時候到後面花園裏。打糞。去了。王義吃了兩三塊手裏拿著幾塊。一路喊道：「小弟。小弟。來吃雞蛋罷。」好容易。

著了。王仁將雞蛋糕給了他弟兄兩個。立在後園草地上對著吃。一面笑著說：「今天學堂裏初級生『張國棟』做國文繳白卷被教習訓了一頓，躲在操場上哭。那個樣子真好笑呢……兩個人說一陣笑一陣，見暮色蒼茫，兄弟兩人方走進屋子，開了電燈，溫書吃了晚飯。他父親也從外面回來了。王仁和王義陪著他父親說笑了一回。父親問了幾樣功課，催著他們回房。再溫一溫課，早點睡罷了。」

一點鐘時候，他父親見他兒子的室中燈還沒息，便隔著窗子問道：「你們還沒睡嗎？」王義答道：「小弟弟早睡了，我剛剛上床睡下了，便息燈。父親又隔著窗子道：「今天起了風，此刻很冷，你們兩人要多蓋一條毯子，莫受了涼。」王義答道：「曉得了，床上有毯子呢。」他父親又隔著窗子往內張了張，見他兩個兒子果然全睡了，便也慢慢的踱了回去安息。

隔三五年，王義行結婚禮了。王仁自從他哥哥娶了嫂子以後，他兄弟兩人便不同榻睡了。王仁和王義本在一個學校裏讀書的，同出同進，同起同臥。自從王義結婚以後，漸漸的不能和王仁一塊兒起來。連初王仁起來還纏到哥哥的窗子外邊，叫哥哥哥哥，雖答應可是不響，著不出來。房裏有嫂子睡著，王仁也不便走進去，只可以立在外邊候著。王仁因此常常爲兄所累，缺課誤點。後來王仁只好單獨

進行不候。王義同去了。到第二期。王義忽然轉學到別的學校。王仁道：哥哥這個學校不是很好嗎？爲什麼要換一個學校？王義也說不出轉學的必要理由。但說是要轉學罷了。王仁道：哥哥你去了。我一個人在這學校了。王義道：你一個人在那裏和兩個人不是一樣嗎……王仁雖捨不得哥哥，可也止不住哥哥的轉學。自己又不肯拋棄固有學校的關係。去換一個地方。結果只好讓哥哥自己去後

來。王仁覺悟了。哥哥的轉學，這是鴉嫂子的話呢。因爲轉學的學校離家更近，哥哥來去格外便當些。兄弟倆分學以後，白天不必說，弟兄是不大見面了。到得晚上，王義總是往自己房裏一鑽。溫書溫課。全在臥房內秘密行之。王仁雖仍在舊日的一間臥室溫書，可是只有一個人了。哥哥進了臥房，有嫂子做鎮守使。王仁也便望而却步。所以到了晚上，王仁與王義也不大見面見面了。也沒有長時間的

談話機會。王仁的母親常常對王仁說：你哥哥娶了嫂子了，你也快娶親了。要知道，這避嫌，疑你沒事。莫常到哥哥房裏去走動。哥哥不在房裏，你一個人更莫走進。去要。有事和哥哥說話，或則請哥哥出來說，或則先在房門外問一聲。哥哥不在那裏。王仁道：曉得了。心裏兀自在那裏想見哥哥的手續。這樣嘈囂，簡直比美國人見大總統還要麻煩。從前也不是這樣爲什麼一娶了嫂子，哥哥便變了身

分地位呢……因此種種王仁更不大和王義說話了。王義也奇怪有什麼話儘管和他自己的妻子嘵嘵唧唧的說也不大和他弟弟王仁說了。可是王義和王仁彼此格外客氣了好些。從前王仁有什麼錯處王義當面便教訓他糾正他。如今王仁偶爾有錯處給王義瞧見了。王義也不說他。收到肚皮裏去。概不發表了。這也是王義的妻教導他的。他說處弟兄要和睦常常當面訓斥他。弟弟心裏要不一

快活的。沒嫂子到還罷了。與我不相干。如今既成了家。萬一有一句兩句閒話。人家還派我不是。說我從中挑撥你們弟兄呢。王義聽了覺得不錯。又恐怕連累他的妻擔負挑撥惡名。所以對於他弟弟王仁的種種問題一概反舌無聲了。

又過了三五年。王仁也結婚了。照普通的說法。人家人口愈多愈熱鬧。愈有興味。然而骨子裏面一句話家庭份子愈多意見愈紛歧。是非愈龐雜。王仁和他哥哥這三五年中不遇居於不接近的態度。情感上似生了些隔閡。此外還沒有什麼現象。也沒有什麼痛苦和煩悶。可是自己結婚以後。與自己的妻談談覺得妻和自己的關係似乎比哥哥來得密切些。又覺得自己對妻的親愛應該比對哥哥來得濃厚些。又覺得妻的愛我比哥哥愛我來得真摯些。存了這三種主觀。於是覺得妻對我說的話句句是助我。衛我也似乎句句很有

理由久而久之王仁的心中便很信任他的妻很愛他的妻覺得什麼話和妻說了妻一定替我有正當的解決忠實的報告哥哥雖好那裏及得我的妻難怪從前哥哥娶嫂子以後只喜歡和嫂子說話不愛和我多談可見妻勝於兄再過了一年半載王仁覺得哥哥對他不但不能算友愛而且他的動作還似乎和我有些利益衝突的地方這時候王仁對他哥哥王義表面上格外客氣心裏很不信

任他哥哥幾乎要認他哥哥是一個仇敵了但是妻尋哥哥那一件是仇敵的憑據可也尋不出然而哥哥總有仇我的意見這種判斷從那裏發生的呢不消說得王仁的妻天天搜集這些材料供給王仁再加上些楔子又加上些反動的議論無非要激刺王仁的憤怒王義的妻一方面也在那裏活動抱着宣傳政策在王義面前說王仁的不是其中尤其動聽的一句

自從弟媳婦來了以後和從前大變了王仁仔細考察果然弟弟不像從前一樣了可是王仁越不好王義越不敢說面子上只好敷衍他但是心中也着實有雙分的不快比較王仁稍為好點就是王義還沒有認他弟弟作『仇敵』罷了。

不好了王義弟兄倆的父親死了。唉！這正是他弟兄兩個友愛破裂的時候了王義居長他失估後所有他父親的財產在喪事忙亂

婚後的弟兄

六

當○中○由○王○義○掌○管○可○是○他○父○親○的○債○務○也○不○少○王○義○正○在○逐○項○的○清○理○據○一○般○知○道○王○家○財○政○內○容○的○人○說○王○義○的○父○親○身○後○實○在○是○債○浮○於○產○差○不○多○有○百○與○五○的○比○例○可○是○王○仁○的○妻○只○認○得○財○產○不○提○起○債○務○一○天○一○天○的○向○王○仁○說○你○怎○麼○這○樣○的○無○用○權○利○全○落○在○他○人○的○手○裏○了○還○不○快○快○的○分○產○呢○

居○於○債○務○的○緩○衝○地○位○所○以○沒○依○着○他○妻○的○命○令○去○執○行○王○義○的○妻○深○知○這○個○經○濟○的○狀○况○一○壁○廂○也○勸○王○義○交○出○賬○簿○莫○經○手○這○些○銀○錢○結○算○下○來○非○但○一○個○錢○撈○不○着○並○且○諸○債○雲○集○全○要○向○你○說○話○這○是○何○苦○王○義○道○甫○遭○大○故○我○做○哥○哥○的○不○來○拆○一○個○總○了○清○了○先○人○的○事○體○聽○他○們○胡○亂○支○配○將○來○產○盡○了○債○沒○還○清○人○家○還○是○要○來○尋○着○我○好○在○我○筆○筆○有○賬○古○語○說○得○好○「○親○兄○弟○明○算○賬○」

我○對○弟○弟○總○有○一○個○交○代○王○義○的○妻○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弟○弟○還○明○白○枕○頭○狀○告○下○了○審○判○官○就○要○糊○塗○了○」

有○一○天○正○是○王○義○父○親○的○債○家○來○向○王○義○算○賬○索○錢○的○時○候○王○仁○忽○的○下○了○一○封○愛○的○美○敦○書○給○他○哥○哥○王○義○說○「○弟○刻○需○款○請○兄○將○先○人○的○財○產○擇○日○當○衆○平○分○」另○外○還○夾○了○許○多○猜○疑○譏○諷○的○話○却○絕○口○不○提○他○父○親○債○務○如○何○清○理○債○還○的○話○王○義○接○着○這○信○氣○得○發○抖○

恐怕給債家。見急忙往懷裏一塞。却忍氣吞聲的向債權人情商了許多緩期的辦法。總算勉強支持。捱過到了到得晚上。王義進得房來。王義的妻笑問道。聽說弟弟差郵政局裏送一封信給你說些什麼。王義嘆一口氣。將王仁的信給他妻瞧了。王義妻道。何如。我早叫你莫管。你不信。早聽我的話也罷了。今天這場嘆氣……王義不響。寫的賬出房門。心想寫一封懇切辭業的信。回答他弟弟王仁。

婚後的弟兄

無意中走過一間小屋。那屋子裏面住了兩個十歲左右的小孩。子全是王義的兒子。王義見那小屋裏猶有燈光。王義隔着窗戶往內一瞧。見他兩個兒子肥頭胖腦活潑潑的一個。睡了一個還沒有睡。只聽見那已睡的小兒子在牀上道。『哥哥可以睡罷。明天早上第一點功課是英文。遲到了要聽不着講了。此刻不睡。明天又扒不起來了。』那末睡的大兒子回答他道。『小弟弟你先睡罷。我算

完了這個問題。我就睡了。小弟弟，你明天醒得早。你喊我一聲不要忘記。』那小兒子道。『哥哥聽得了一。這幾句話。一問一答。王義全聽清楚了。忽地觸起了十五年前和他弟弟王仁同睡一牀的情景。也是這樣的友愛。髮鬚如在目前。怎麼弟兄兩人一結了婚。就成今日的光景呢……王義嘆了一口氣。跑回他的書房。拿着他弟弟王仁剛纔來的一封信。止不住伏在寫字檯上哭了。

七

離後的弟兄



吃人家飯的第一天

倚虹

米價一天比一天的貴起來。銅元一天比一天的賤起來。因此凡百的物價連帶飛漲。貧民的生活格外恐慌。王寡婦有一箇兒子兩箇女兒。他兒子好容易求人送到南貨店去學生意去了。剩下兩箇女兒。靠著他度那貧困的光陰。那第二箇女兒還小。只有七歲。那大女兒阿寶已是十二歲了。孩子大了。吃得也多。穿得也費。王寡婦一箇人的力量漸漸兒支持不下去。先前他曾在韓鄉紳家做過乳娘。韓鄉紳感

太太的二兒子就是吃王寡婦的乳。養大的韓公館。總算是王寡婦的老東家了。王寡婦前天到韓公館去說了些苦話。韓公館的少奶奶聽罷。大發慈悲。對王寡婦道。天熱了。我房裏本來用了三箇老媽子。梳頭的梳頭。洗衣服的洗衣服。還要收拾屋子。正嫌事多。忙不開。你家阿寶能够做做零碎事體嗎？王寡婦忙道。阿寶那孩子年紀雖小。還吃得苦。淘米洗菜。掃地抹桌子。在家全是他做。韓少奶奶道。他能做學好極了。

吃人家飯的第一天

你明天叫他進來在我這裏伺候伺候我每月給他一塊兩塊錢的工錢至於太太姨太太請客打牌積下來的賞錢頭錢每月分積起來他雖不能照一份兒分就是半份多多少少也有三四塊錢拿回去也可以貼補貼補你我們公館裏吃飯的人多多你阿寶一箇人吃飯不打緊你家裏可少一張嘴吃飯了那不是很好嗎王寡婦聽說感激得要哭出來歡喜得要笑出來撲的往韓少奶奶面前一跪道謝謝少太太少太太若肯收留他真是成全了他也是成全了我韓奶奶忙道王奶媽你起來何必這樣呢我不用人女兒也要僱別人的在我也不過是一箇順水人情但是一樣恐怕你那女兒你是歡喜他慣了的

沒離過姨不見得肯來嗎王寡婦道阿寶那丫頭還懂得好歹我回去告訴他少太太的道番大恩他一定願意來做牛做馬的韓少奶奶笑道你別怕我們這裏從老太爺起待下人全是很寬厚的你還不知道嗎阿寶來了十分粗重的串我也不忍心叫他不過做點輕巧事體罷了王寡婦道少太太說那裏話來慢說這裏待下人寬厚我們早已感恩非淺就是東家嚴厲些我們做下人的既吃了東家飯還敢怨什麼說什麼嗎阿寶進來伺候少太太如果他聽話不好好做事少太太儘管打儘管罵當買得來的丫頭一般處治韓少奶奶道你的女兒是沒老子的怪可憐我又不是輕易肯下手打人的你到不要

替阿寶發愁。王寡婦道：阿彌陀佛。少太太真是菩薩。心腸怪不得孫少爺。孫小姐一大串都是方面大耳。肥頭胖腦。天的眼睛真不錯呢。韓少奶奶笑了一笑道：就這麼說你明天帶阿寶進來罷。

第二天王寡婦帶他自己親生大女兒阿寶來了。阿寶梳一條辮子。穿一套藍洋布衫褲。這一套衣裳還是王寡婦自己的。因為阿寶今天得近貴人了。十分破舊的穿了。惹人討厭。王寡婦連夜將這套衣褲替阿寶改小。剪短了。穿着起來。送進韓府時候。已是中午。韓少奶奶還沒起來。王寡婦也不敢驚動。帶着阿寶在廚房裏靜候。這時正當六月中。伏廚房裏大竈裏。烈轟轟燒着大塊木柴。兩隻鍋裏煮着白米飯。

另外一箇大煤竈。煤竈裏也是火光。熊。熊。燒菜。燒水。熱汽。冲天。菜香。撲鼻。廚司。務汗流。浹背。立在鍋子前。執着。鏟子。炒菜。好像受不住。那股熱氣。滿肚皮。不願意的樣子。其餘的老。嫗子。丫。鬟。到廚房裏來。轉一轉。都。嚷着。熱。兜了。水。三。腳。兩。步。的全不肯。停留。王寡婦和他女兒阿寶。只顧。瞧着。廚司。務。燒飯。添煤。倒忘。記。熱了。

不一會。韓少奶奶起來了。傳命。王寡婦。帶着。阿寶。進去。王寡婦。預先。教好了。阿寶。阿寶。一見了。韓少奶奶。便。撲的。跪。下去。磕。了一。箇。頭。立。起來。喊。了一。聲。少太太。韓少奶奶。見。阿寶。長。得。還。乾。淨。點。點。頭。對。王寡婦。道。你。回。去。你。女兒。留。在。這裏。做。做。罷。王寡婦。千。恩。

萬謝的又說了許多感激的話。韓少奶奶正在梳頭，便喊阿寶道：「阿寶，你來拿把芭蕉扇子來替我打扇。」王寡婦這時候還沒走，趕忙的找着一把扇子遞給他女兒阿寶。又恐怕阿寶不會打扇，他便立在韓少奶奶身旁，替韓少奶奶輕輕的打了幾扇。做了一箇榜樣給阿寶看。韓少奶奶笑道：「阿寶打扇還不會，還要你教他嗎？」王寡婦道：「恐怕他粗手笨腳的，扇壞了。」少太太韓少奶奶道：「我是不怕風的，不像新姨太太。」扇兩扇就要傷風了。王寡婦湊着說道：「少太太身體好，福氣大。韓少奶奶見他嘮嘮叨叨的說，箇不了。有些兒不耐煩，吩咐另外一箇老媽子向帳房裏取四角錢給王寡婦做車錢。又對王寡婦道：「沒事的時候，

來聽聽你女兒便了。」王寡婦曉得是少太太叫他走了，也不敢停留謝了。韓少奶奶瞧了一瞧阿寶說了一聲：「你好好的在這裏，一步一步的走出去。」阿寶打着扇瞧着他母親走了，恨不得丟下扇子跟着他母親一同回去。可是猛然想起他母親昨天晚上交代他的話：「吃人家的飯，要聽人家呼喚，便不敢動了。」仍舊替韓少奶奶打扇，但是心裏惦記着母親手裏打扇，便不能十分使勁。風也自然小了。韓少奶奶回過頭來對阿寶道：「使勁扇。」這一聲總算提起了阿寶的精神，將他紀念母親的心暫時撇下了。韓少奶奶梳完了頭，吃飯吃完了飯，要吸香煙，吩咐阿寶割火柴。阿寶割了一根，被風吹滅了，再割一

根○又○被○風○吹○滅○了○一○連○劃○了○四○五○根○全○是○半○路○上○熄○
了○沒○點○着○韓○少○奶○奶○的○香○烟○韓○少○奶○奶○含○着○香○煙○等○
火○有○些○急○了○叫○阿○寶○將○火○柴○湊○到○香○煙○邊○來○再○劃○兩○
根○一○齊○劃○火○旺○些○便○不○會○滅○了○阿○寶○運○命○顛○巍○巍○的○
小○手○劃○着○兩○根○火○柴○誰○知○心○虛○又○急○又○怕○火○柴○的○匣○
子○沒○關○緊○火○柴○一○着○匣○內○的○火○柴○一○齊○引○着○了○頓○時○
噠○的○一○聲○一○陣○青○烟○阿○寶○喊○聲○媽○嚇○得○連○忙○將○火○
柴○匣○子○丟○在○地○上○韓○少○奶○奶○瞧○着○他○神○氣○慌○張○不○覺○
哈○哈○笑○了○並○不○責○備○他○但○是○阿○寶○的○左○手○小○指○頭○被○
火○柴○灼○傷○了○很○有○些○痛○一○而○用○不○傷○的○右○手○挪○着○灼○
傷○的○左○手○指○頭○止○不○住○要○哇○的○哭○出○來○可○是○阿○寶○又○
猛○然○想○起○他○母○親○昨○天○晚○上○交○代○他○的○話○說○吃○人○家○

的○飯○要○迎○合○人○家○的○喜○怒○主○人○笑○的○時○候○萬○萬○不○許○
哭○縱○使○聽○見○自○家○娘○死○了○也○要○忍○住○眼○淚○回○來○再○哭○
因○此○便○咬○着○牙○齒○忍○着○痛○不○敢○哭○了○韓○少○奶○奶○第○五○
箇○兒○子○叫○五○官○剛○剛○九○歲○韓○少○奶○奶○很○喜○歡○他○因○為○
天○熱○不○讀○書○五○官○在○家○裏○便○串○出○串○進○下○午○的○時○候○
五○官○持○着○一○隻○玻○璃○杯○子○盛○滿○了○荷○蘭○水○從○韓○少○奶○
奶○房○裏○走○出○來○去○送○給○他○妹○妹○六○姑○吃○剛○一○掀○簾○子○
不○知○怎○樣○一○絆○便○跌○了○手○裏○的○玻○璃○杯○子○不○消○說○是○
粉○碎○了○可○巧○阿○寶○也○走○過○來○見○五○官○跌○了○使○來○攙○他○
五○官○老○羞○成○怒○哇○的○放○聲○大○哭○韓○少○奶○奶○從○房○裏○聞○
聲○趕○過○來○問○怎○樣○跌○了○五○官○便○將○罪○名○加○在○阿○寶○身○
上○說○是○阿○寶○撞○倒○的○阿○寶○還○來○不○及○分○辨○韓○少○奶○奶○

便罵了阿寶幾句說他瞎了眼爲什麼不當心這箇地方不比你家裏可以讓你的橫衝直撞的今天怨你初犯下一回可不能饒你五官見他毒親信他的話爲其越發哭箇不住阿寶去搗他五官便對阿寶身上打了幾拳還要動脚踢時韓少奶奶呵住道好了好了打了他幾下也出了你的氣了你也沒跌傷起來都五官便也趁此收篷阿寶被五官譁罵受了韓少奶奶一頓罵又遭五官幾拳打心有不甘便要申說理由和他母子對罵對打正要開口動手心裏又猛然想起他母親昨天晚上交代他的話道吃了人家的飯就要受人家的打罵漫說做錯了事闖了禍應該受打受罵就是一些兒不錯主人要打你你也

忍○着○痛○受○他○的○打○主○人○要○罵○你○你○也○忍○着○氣○受○他○的○罵○臉○白○米○飯○的○面○上○只○好○委○屈○些○誰○教○我○們○窮○誰○教○我○們○吃○人○家○的○飯○呢○捱○打○捱○罵○總○比○捱○餓○好○受○些○因○此○阿○寶○便○不○敢○回○嘴○更○不○敢○回○手○只○好○領○主○人○的○打○罵○了○

阿○寶○忍○氣○吞○聲○伺○候○了○韓○少○奶○奶○吃○過○夜○飯○韓○少○奶○奶○便○向○洋○臺○上○藤○椅○中○躺○着○乘○風○涼○阿○寶○見○韓○少○奶○奶○沒○事○呼○喚○他○便○走○進○下○房○向○主○人○指○定○他○的○那○張○牀○上○躺○下○阿○寶○的○意○思○本○不○是○來○睡○覺○無○奈○他○的○貧○民○習○慣○向○來○是○起○得○早○睡○得○早○的○加○以○今○天○十○分○小○心○伺○候○韓○少○奶○奶○格○外○辛○苦○十○二○歲○的○人○一○些○小○精○神○怎○麼○支○撐○得○住○便○身○不○由○己○的○頭○靠○着○枕○頭○睡○

然入夢了他的魂靈正尋着他的破屋故居找着他
的母親訴述這一天所受的狀況不提防夢境方醒
早聽得韓少奶奶呼喚他的聲音阿寶醒了方明白
自己身子不是睡在自家破榻上卻是住在韓公館
醒雖醒了可憐疲倦得爬不起來依着阿寶的心裏
只想埋頭再睡但是猛然想起了他母親昨天晚上
交代的話說吃人家飯就是做夢的自由也要得主
人的允許想到這裏自己來睡本不是韓少奶奶吩
咐便顧不得疲倦掙扎着一骨碌爬起來走到韓少
奶奶面前韓少奶奶見他睡眼矇矓果然不願意面
斥他道這裏公館裏向來睡得晚的你一早便溜了
去睡覺誰來伺候我何必化錢來請你睡覺呢阿寶

聽了。早是半身冷汗把睡魔驅逐到九霄雲外去了。
好容易推過了夜裏三點鐘候韓少奶奶從海邊
上兜風回來吃過半夜點心服侍了韓少奶奶睡到
珠羅紗的帳子裏臺灣涼蓆上去韓少奶奶正式
的吩咐阿寶道：『阿寶你可以去睡覺了。』阿寶得
着這道命令方始獲着睡覺的自由。

阿寶回到他的牀上躺下來細細的想着這一天
經過的歷史又撫摩着左手指上被火柴灼傷的地
方還隱隱作痛阿寶不覺流下了兩點又小又熱又
酸又澀的眼淚歎口氣道：『今天開始吃人家飯
的第一天呢。』



憶 兒 時

畢倚虹

人生觀本是極煩悶的，只有兒童的時代比較上煩悶少些。一個一個皆具有活潑潑地精神和愉快的動作，那裏預料得到將來的煩悶，所以成年以後的人一步一步往老裏去，便時時刻刻迴想兒時的興味了。可惜那兒時的光陰極短，愉快的歷史也有限，並且大一半老去的腦筋已記憶不清，不過越是一鱗一爪的舊事記憶起來，宛如吉光片羽，格外可珍。我如今已是三十歲外的人，想着從前十歲以內的事，模

糊隱約，只有幾件，可以說得出，髣髴如在目前。我提筆零碎的寫出來，總算是我兒童時代的一葉不完全的寫真。

我的腦筋中，迴想起來，只有那五歲的時候，秋天病痢疾的那件事，算我最古的一段歷史了。病痢以前什麼景況，我可完全不記得。好似那種影像沒印到我腦筋裏似的大概是五歲以前，腦子發育不健全，記憶力薄弱的原故了。我痢疾起原因為中秋佳節，親友家裏送了許多的菱角和藕、梨、月餅來，我一頓吃了半籃的熟菱和一盆月餅、五臟小胃，那點消化力，怎來得及消化，於是便成了很利害的赤白痢，一夜要

傷六七十次一連三夜病弱不堪那條小命也是危乎其危後來總算醫藥有靈竟慢慢的好了這病中有兩件事真是刻骨難忘一件是我病危的時候醫生說不好開藥方我的祖母急了向醫生長跪不起顫着悲聲含着老淚求他救命末後那醫生纔感動了費了兩點鐘的功夫用盡了平生本領斟酌了一個藥方我吃了纔漸有轉機唉如今我的祖母已成了古人他老人家去年病重的時候請了醫生來我聽了醫生絕望的話我雖顫着悲聲含着熱淚求醫生救命可是沒對醫生下跪雖然下跪也未必有起死回生之功可是總想着祖母當時爲我

下跪的情形我便要愧恨無地淚溼襟裾了一件是我病重的時候伺候我的一個老保姆大家全呼他做「周婆婆」他以六十多歲精力衰頹的人伺候我的病體七日七夜不曾合眼無一毫怨色無一句怨言瞧我病重偷着垂淚聽我好些喜上眉梢論到我家與他的關係不過我家出五百文的工錢（那時工值低廉五百文一月工資不算菲了）換他一月的工作是一個普通的僱傭性質他竟能以這樣的赤心看待小兒可想見那時候的人心與現在的人心不同主僕之間不是單純的金錢主義呢可憐這周婆婆十年前已死了我二十歲要出

洋的時候還見着他白髮飄飄笑吟吟的瞧着我。執着我的手還和我說小時候的事問我記得不記得呢。

我六歲的時候父親便替我聘了一位家鄉秀才先生來做我的教師。二月初二那一天便是我讀書識字之始。我還記得初入學的那一天父親具了衣冠領了我到書房先生和我拜拜孔夫子的牌位。我又替先生磕了頭。父親又給先生叩頭。說是「小兒拜託請老夫子嚴加教誨。」說完了我父親便去了。那時候我恨不得也隨着父親出去。可是先生不許。先生命我靠着書桌坐在椅子上。不許下位。先生又寫了「狀

元及第」四個紅方塊字指給我。識我對着那四個字不由得一陣心酸。眼淚滾滾的掉下來。將狀元上也着了幾點淚痕。這一場哭當時是一種什麼感覺。我可記得不清。如今想想識字的開幕倒並不是憑吊什麼狀元不狀元呢。

我先生見我哭得不可收拾。因為是第一。天不。便動刑。數數衍衍的過去了。狀元及第四個字。可是總算弄明白了。總算是第一天的成績。第二天我的母親便命我那老保姆周婆婆一同陪着我到書房念書。周婆婆的位置便坐在我桌角。先生教我的書和字。周婆婆便坐在一

旁。他的棉線。我得着這個慈愛的老同學。調和我愉快的精神。我便漸漸的有耐心在書房裏聽先生的教訓。不敢撒書流淚了。如是者有三個月。模樣周婆。方纔退學。

小的時候對於婚姻問題。當然不了解。婚姻是一種什麼性質。每每懷着神秘的觀念。但聽見大人說。說自己加以揣測。認定這婚姻是一件人生不可免的事實。並且也是一件愉快的動作。五六歲的時候。我家有一位陳太太。是我母親的朋友。時常往來。陳太太有一位小姐。年紀與我差不多。陳小姐嘗嘗隨他母親來與我算。是小朋友。自然也在一塊兒遊戲了。極幼稚的。

兒童本沒有什麼男女界別的觀念。哥哥與姐姐原是一樣的。古人有句話叫「兩小無嫌猜」。這句話是一點不謬的。有一天我與陳小姐同去看隔壁人家的結婚。鼓樂喧天。男女交拜。然後纔曉得結婚就是這種的方式行了。這樣方式就算愉快。美滿。我忽發奇想。與陳小姐商量。我們兩人使實行結婚的遊戲。一時沒有鼓樂吹手。未免太寂寞。蕭條了。於是我的手內敲着一面小糖鑼。陳小姐的手內搖着一面小鑼。鼓總算新郎新娘。兼充着吹手的職務。舖了紅氈。我們兩人敲着鑼。搖着鼓。使行了交拜禮。當我們交拜正熱鬧的時候。給陳太太和我母

「瞧見了都笑得合不攞嘴說將來讓你們正式的結婚罷我可也莫明其妙將來的正式結婚和現在非正式的結婚有什麼區別又不敢問把了一個懷疑的觀念等到覺悟了已經距離這件遊戲婚姻有十多年的悠久光陰了與我結婚的並不是陳小姐迴想那段遊戲如在目前

我十歲以內的時代國內還沒有什麼學堂呢所以總是在家裏讀書書房中有兩種神聖一個是活的一個是死的活的便是教書的先生他那威權是廣漠無垠要在今日學生一定要上他「約克維多」的尊號了那死的便是牌

兒 詩

位上的「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表面上看起來儼然是教書先生尊嚴可是先生還低首去拜孔夫子實際上孔夫子要比先生貴得多了所以我當時的心裏尊孔勝於尊師並不是佩服孔子的學術道德不過孔子的身分因為教書先生的威嚴抬高了我每天放了學以後在家裏用一只空木箱製造了一座孔子殿買了一個有鬚子的泥菩薩假定他是孔子供在當中另外搬了許多玩具什麼小桌小椅小燭臺小香爐之類陳設進去點綴起來另外又剪了許多紙粘了幾對官銜牌金東倒西的寫了許多什麼「勅封孔子」「御賜文宣王」「肅靜」

五

週避」的字樣。似通非通的排在殿前。算是孔子的儀仗。那時候我們做小孩子的。腦筋只覺得做官是最尊貴最高尚的一種職業。官的家裏必須有銜牌儀仗。覺得尊如孔子不能。再不。如官所以也給孔子辦好許多牌傘之類。正是我尊孔的真誠。這孔子殿費了我多少心血。時。間。和。金。錢。方。纔。造。好。造。好。以。後。我。每。天。朝。夕。頂。禮。希。冀。孔。子。顯。靈。爲。什。麼。要。求。孔。子。顯。靈。呢。因。爲。我。書。房。中。那。活。神。聖。的。先。生。督。責。甚。嚴。苦。不。可。堪。心。想。能。懲。戒。先。生。的。只。有。孔。夫。子。所。以。求。他。顯。靈。從。這。一。點。上。考。察。起。來。可。想。見。求。神。拜。佛。皆。是。合。着。自。私。自。利。妄。事。干。求。的。心。理。呢。我。

當時便是抱這種思想的一個兒輩。誰知求福不得反惹了一場禍水。我那手造的孔子殿被教書先生曉得了。立刻命書僮捧到書房裏來。仔細將這孔子殿瞻仰了一會。勃然大怒。道：「怪不得你這幾天讀書不長進。原來心馳於外。弄這些撈什子。說罷便將我辛苦造成的孔子殿。忍心害理的拆毀了。先生將儀仗一根一根的拆斷。撕破小香爐小燭臺。丟入痰盂裏面。那假定的孔子偶像先生總算看孔子的面上。不好意思。彌瀾便沒收了。不知他搬到那裏去。躡下一座空廓的木箱。先生命書僮拿下去裝字紙。我當時見先生這樣用器。

力加害孔殿心裏雖有千萬句可以據理力爭的話可是對着他的神聖威權也就忍氣吞聲聽他蹂躪心中却很怪孔夫子何不顯靈他這樣踐踏你你爲何沒一些氣憤怒的表示呢？可是我經這一場的大破壞我以後對於一切建設的思想和創造的精神都很薄弱很萎頓了以我今日的眼光來追判先生那種舉動似乎也太過分。

我入學以後六年之中換了兩位先生內中有一位很凶背書有錯字便打毫不客氣打了還不熟跪着念跪着念不熟罰跪在天井當中太陽底下石板上面那家的僕人廚子走過來聽

兒時

見掩面而笑我當時真羞憤極了使用辮子使勁向頭頸內勒大概是受了重大的激勵起了重大的自殺決心自殺不暇那裏還能念書越念越不熟是當然的結果了兩隻小手背往往打得紅腫如小鰓頭似的我回去母親見了摩我的手背問痛不痛我含淚不答母親道「先生打是最名譽的莫害羞嚴師出好徒狀元宰相全是先生打出來的」可是如今想起舊事舊話真是慚愧自家不爭氣狀元是趕不及宰相沒有分豈不孤負了我那先生的「苦打一工夫麼慚愧呀慚愧」

如今我的兒子一個一個已達到上學的年齡

七

兒 時

了。我。瞧。他。們。念。半。天。書。耍。頑。半。天。打。球。呢。唱。歌。
呢。體。操。呢。先。生。還。領。着。頭。游。戲。念。不。出。書。來。考。
起。來。不。過。扣。幾。分。分。數。那。裏。有。打。有。跪。像。我。小。
時。候。的。刑。罰。呢。所。以。我。母。親。現。在。嘗。指。着。我。的。
一。班。兒。女。問。我。道。他。們。真。是。有。福。氣。的。人。男。的。
上。學。不。擺。打。女。的。在。家。不。纏。足。孩。子。也。舒。服。大。
人。也。清。靜。了。我。心。中。暗。道。這。恐。怕。就。是。中。國。的。
進。步。罷。



第一夢

畢倚虹

余妻汪瑛與余結婚不及十閱月以一百二十一日之沈痾死矣死之日爲甲子九月二十一日晨此年此月此日此時余永遠不能忘卻殆爲余生平紀念日中之一甚或謂爲紀念日中最足以紀念之一日亦無不可余妻死前一夕余深夜從報館歸猶奉粥一甌以餉之余妻嚙之甚甘余就榻前與語甚久余妻狀亦如常但久病之軀精神甚疲喜聞短語畏作長談渠與余尙商量明日以何物下粥爲宜夜

四時余乃歸寢余更親爲拽衾下帷余妻亦隔帷謂我曰君終日辛勤宜可早休矣余唯唯明日清晨媼從睡夢中呼余起余急跳足至榻前而余妻已氣促痰壅雙目注我喉中哽咽但聞痰聲不能作一語冉冉逝矣當時余腦似震裂初不知是何天地是何境界是何人生哭否余不自知哭時有淚否余亦不自知親朋聞訊咸來拉余下樓曰此非君哭時余亦甚怪決不哭亦決不悲似吾妻猶在樓上呻吟也力

疾爲彼處理身後事棺衾俱妥時已黃昏余登樓見余妻散髮偃臥莊嚴如橫置之石象余趨而呼與語一二聲不答三五聲不答十百萬聲余妻亦不應嗚乎爾時余似清醒知余妻果死矣永遠不我應不我語不我視矣生離死別人生一最難堪之境生離猶有再娶之一綫希望死別尙有何說爾時余乃縱聲哭嗟夫此時殆余哭珠璣開始之時耶余獨緊記是日余衣灰色嘔嘖衫衫袖間淚痕都滿嗟夫此衫余已什襲藏之寧忍再著耶

入夕十時吾妻將蓋棺矣余爲安置妥貼珠冠繡轎錦衾蓮枕仰臥若甚適者余俯首與語曰行矣珠璣……語未既余陡覺眼前一黑昏然倒地暈矣比

聽身已臥榻上親朋已昇我入他室耳中聞鼓樂聲由遠而近余驟然起欲再一視璣親朋環而按我親朋甚愛我我事不知感雖然而今而後永遠不及見璣顏色爾時余唯仰首呼曰行矣珠璣……

明日送璣柩入內舍哀樂前導雜以梵音余垂首至體默然孤行遠柩徐語曰行矣璣璣然而我知此語璣未必聞但舍此四字尙有何說歸家一望牆頭照片縱橫列一月一日結婚紀念象赫然照眼余凝立凝望歎曰璣果死耶何與吾猶並肩立果未死耶何以室中無此人世界無此人悲夫照象恩物也亦毒物也使壁間無此照吾妻之影永遠不可見但我立此照前須臾余心立碎如中毒矢啓篋一視璣所

寫書冊一。一。鑿。列。如。平。時。屢。痕。宛。然。如。新。余。一。檢。點。輒。手。顫。類。中。奇。寒。閉。篋。不。忍。復。視。爾。時。余。作。幻。想。認。定。瑣。雖。死。其。靈。魂。必。未。泯。軀。殼。已。矣。叩。之。不。應。余。豈。覺。瑣。靈。魂。一。語。余。所。第。一。欲。問。瑣。者。余。哭。汝。汝。知。之。否。耶。汝。厭。惡。否。耶。汝。亦。同。情。哀。痛。否。耶。使。我。哭。汝。亦。垂。淚。相。報。者。今。而。後。我。不。忍。累。汝。靈。魂。雪。涕。矣。

願。瑣。之。靈。魂。果。何。在。以。何。等。方。法。覓。之。耶。方。士。符。籙。村。嫗。邪。術。我。決。不。信。思。量。復。思。量。惟。乞。靈。夢。境。或。可。依。稀。覓。得。於。是。我。乃。早。睡。期。得。幽。夢。亟。求。夢。愈。切。睡。益。不。安。輾。轉。反。側。睡。且。不。成。夢。於。何。有。接。目。天。明。一。無。所。得。於。是。余。乃。大。失。望。

明日余忽憶得余妻病中曾以失眠故飲安眠藥

水。得。小。效。瓶。中。猶。有。餘。灑。入。夜。余。乃。飲。一。匙。飲。後。輒。喜。今。夕。或。能。得。安。睡。覓。夢。矣。枕。上。輾。轉。又。三。更。不。睡。如。故。余。私。計。殆。藥。力。不。逮。耶。強。起。又。飲。半。匙。竟。得。美。睡。嗟。夫。余。積。勞。憂。傷。久。矣。睡。每。不。沈。今。得。藥。力。麻。醉。駢。然。悶。覺。明。日。睜。眸。已。日。午。余。悔。恨。曰。余。昨。非。貪。睡。期。在。得。夢。胡。酣。眠。永。夜。竟。不。得。一。夢。意。者。夢。雖。假。手。於。睡。眠。一。睡。未。必。能。得。夢。嗟。夫。求。夢。之。難。今。知。其。苦。

余既知夢不可強求三五日來余但安心求睡多造入夢之機一夕恍惚間至一城市車馬喧闐往來甚疾人面模糊多不可辨余詫曰車行如此急不畏傷人耶仰首四顧屋宇頗高峻窗櫺繁複望之不甚

了。了。自疑出門。慮慮未御眼鏡。以手捫目。矍矍宛然。在方悖疑間。一叟杖而過我。叟鬚髮皓然而目似曾相識。急切已不能記。叟行漸近。余趨與爲禮。曰。叟亦稍駐足。向我凝視。余曰。此何地耶。余已迷途。幸告我。叟曰。此爲通衢。子欲何往。余當爲汝導。余不知所對。遲疑曰。叟不知所問。惟余意欲覓我妻。汪瑤瑤。叟曰。尊闔消息老朽焉得而知。余急欲再問。叟已策杖去。呼之不應。余私心自語曰。叟何傲岸乃爾耶。

過此苟與登山。頗蕩不平。既抵龍井。瑤瑤我謂小覺。頭眩下山時。相攜徐步。今日過此。舊事歷歷在目。嗟。瑤瑤遲我於龍井寺中。淪茗相待。乎忽一轉念。瑤已逝矣。惟待我於墟墓耳。一念及此。予山徑中欲縱聲哭。忽山腰亭次一村姑。以布帕幕首。攜鶴籃。徐徐下村。姑見我微睨。似奇詫。意者見我淚痕耶。此時斜日在山。映射村姑面目。甚清晰。妙日朱唇厥狀至美。余又陡憶余偕瑤瑤遊龍井時。夕照銜山。映吾妻。絳頰如畫也。木然道旁。趨趨不前。村姑語我曰。客迷途乎。余曰。否。余來覓余婦。村姑曰。山椒寺前一少婦。向山下凝望久矣。我過而問。彼云。正待一人。今猶竊立。不知君所覓者。卽此少婦乎。余曰。少婦狀何若。村

姑曰修眉。朗目。絳頰。皓齒。豐肌。纖指。秀髮。細腰。吐香。作吳語。語柔曼。似含酸。楚望之才。二十許人。余驚曰。噫。此吾瑯也。急問何在。村姑遙指曰。林篁中黃屋一。

唯唯似聞有風聲。挾虎嘯。聲震耳。余一恐怖。山寺高。僧又不可見。一擲春波。清漪照眼。余似又置身金牛湖上矣。

角卽寺門也。少婦恰在其下。余聞言不暇謝。村姑飛越山徑。疾如松籟。爾時余之腦力正不知何以如此。健且捷也。既抵林篁。見山寺黃鸞寺門落葉盈尺。踏之沙沙有聲。余狼顧不見。余妻且不見。少婦仰首視門前。廟額已剝蝕。不能辨暮色蒼然。歸鴉哀啼。余曰。嗟夫。瑯。汝果遲我於此耶。胡不見也。斯時寺門呀然。關一高僧。簡然啓關。余急叩曰。長老見余妻乎。僧合十曰。野寺蕭寥。遠隔塵世。香火荒涼。十年無遊人裙履矣。余嗒然若喪。高僧曰。山荒多豺虎。客歸宜早。余

夾岸萬柳嫩綠。可人。風來柳絲。隴水游魚。千百爭來。嗟。喋一短艇。欸乃從隄。西來艇上一舟子。狀至蕭適。見余癡立。語我曰。客欲舟乎。余搖首示不欲。舟子曰。春光難得。何吝此杖頭錢。我願貶值。載客。余曰。否。我在此候一人。舟子曰。客果渡湖者。余饋舟相待可也。余頗厭舟子絮語。欲沿隄雅步。一轉瞬間。有小舟自西來。舟中似一婦人。船梢一婢打槳。又一轉瞬間。舟掠余前。倚舷照水者。宛然余妻也。余大驚。欲呼瑯。且住。舟行疾。一轉瞬。逝矣。煙水微茫。中身似尙頻頻迴。

首也。余忽得策，覓柳下泊舟，一躍而入。趣舟子速追前船。舟子徐徐弄槳，曰：客果早登舟，與前船並行久矣。余曰：勿多言，速追前船。余船愈疾，前舟益迅，相離不甚遠。顧在可望不可及之間。余仰天呼曰：嗟夫，盍一水何隔絕，乃爾耶！再一轉瞬，前舟益渺，杳不可見。時已近黃昏，暝色四合，第見湖水空濛而已。

舟子曰：前舟不可及矣。盍歸休。余怒曰：汝打槳太遲，阻我良緣，可恨也。舟子笑曰：客勿恨，果有前緣，終有相見時。何爭此哉！頃余聞言，點首似有所悟。語舟子曰：汝能作懸語一解人也。余欲叩舟子姓氏，與之談。因緣一恍惚，聞湖水湖煙輕初短槳，都不可見。即舟子亦弗知所向。余一週顧，子然一身，何嘗在舟中。

立一巨廈，前蔭槐方匝，地蟬聲斷。續似曰：知了，知了。嗟夫，又換一境地矣。余又癡想於不知不覺中，換一境地，何迅速乃爾。

巨廈門洞啓，余內窺門內屏門，凡六，油飾已剝落，望之儼然一舊家左側一門。未閉，余信步至屏前，好景畢陳矣。蓋廈非巨邸，實一別業。石竹花木之勝，門次已可見。門無關者，遂直入。迤邐過一小山，山後曲沼，沼有殘荷已枯，沼上曲折有石橋，橋上荷葉三五逐風而舞，已滿目秋光矣。余又歎曰：病者正如秋葉，枝頭憔悴，日感搖落風來，但有墜地吾妻，孀孀病久一榻，痠痺不惟秋，且憂黃葉照眼，令我心忪不已。蓋是時，余之知覺似吾妻猶未逝也。方予下橋，竹籬

中一短。僮出。年方十一。二手持一卷。狀似奉主人命。恩促行。目不暇他顧者。忽睹余。驚問客何從來。余急切。又無以應。嗟夫。余心事在覓余妻。余不覺銜口而出。曰。余覓余妻。汪瑋瑋此言。既發。余自咎措辭何。幽莽小僮。非余僕。烏知瑋瑋耶。事有出意表者。小僮微笑。點頭曰。在此不遠。渠亦遲客久矣。余大驚。攬短僮。捃曰。童子。我感謝汝。幸引我。而余妻。童子以手指橋。西一水。關曰。在此。閣下。衰柳三五。坐巨石上者。非耶。余窮。余目力。西視。果有水。關。果有衰柳。果有一巨石。石上。果有一人。人惟隱約。見青影。彷彿。竟。是吾妻。余亦不復顧。短僮奔赴水。關。嗟乎。石上人。真吾妻。瑋瑋也。我何以能識。蓋彼聞余疾步聲。一週顧。我乃見。瑋瑋。

面目同時。彼亦見我。時我距瑋瑋坐處。僅數武。余既。認爲瑋瑋。爾時。余心中。突呈異狀。不知爲悲。爲喜。爲憤。爲酸。爲苦。爲哽。咽。噴。自瑋瑋蓋棺。吾不面。彼者。已五六日。今辛。苦得一見。余又不知從何。說起。爾時。余之靈府。似麻木。又似極清。靈余真不自。諗矣。再睜目。視瑋瑋。方手執一卷。坐石上。衣。拾羅衣。不髻。而辨額前短髮。受風。蠕蠕而動。渠見我。至似亦訝。且喜。釋卷。凝視。余此時。已至瑋瑋前。失聲呼曰。瑋瑋。汝在。是耶。瑋瑋微笑。唇。顫。動。欲語。余伸臂。欲與握手。爾。手中。一巨。軼。瑋瑋引手。向我。卷乃墮。地。聲極巨。悲夫。余醒矣。余張目。一視。見曉。曦。上。窗。余次子。方挾書入塾。書忽墮地。去。然有聲。遂驚。余。夢。瑋瑋也。水關。

第一 夢

也。荷葉也。曲沼石橋也。都爲夢境。余身固猶僵臥。孤
衾也。吾子見書。隨驚余。頗惶悚。疾捨書去。余欲呵責
吾子。胡驚吾好夢。余一仔細思量。似不能責吾子。彼
烏知箱作甜夢耶。倘令彼知。或亦不忍驚我也。

嗟夫。余矢以真誠。經如干日。如干時。僅得此一夢。
夢中未能與璋作一語。竟瞿然而醒。一夢之難。至於
如此。可想也。璋魄有知。來召我入第二夢。第三夢。乃
至億千萬夢。我有千萬語。儘兆語告璋也。悲夫。璋有
知耶。無知耶。

+

+

+

+

+

+



虹倚畢

三間朝南的小平房，窗戶全是舊式嵌着雲母片，一半已剝落了，却用舊的新聞紙糊着，抵禦冷風。窗棂外兩株梧桐樹，高出屋頂五六尺，在夏天的時候，却是濃蔭匝地，一院生涼。可惜如今已是秋盡冬來，滿樹的葉子全影零黃落，飄在地上，一陣風來，吹得滿階飛舞。沙沙作響。這三間屋子當中一間是屋裏主人會客之所，左一間是臥室，右一間是堆書的所在。在平常的時候，這屋子的窗戶常常開着，可憐這屋子的主人如今病了，病人畏風，窗戶便緊緊的

閉着，寒風過處，吹得一陣藥香刺人鼻，觀遠夾着落葉打頭，那一種幽澀沈鬱的境界，叫人見了心地悽清。

這屋裏的主人就是貧兒院長黃萬風。先生論到黃萬風現在的身分地位，不應該住這又舊又窄的屋子，再按到黃萬風經過的歷史和他造成的功業，更不應該住這種房子。他的同事同僚，同官以及手下的僚屬，十個有九個自己建造高大洋房居住了，可是黃萬風做官不會撈錢，革命但知盡力辦學，一味賠本交友，喜於仗義，以致弄到現在住

的舊屋還是租來的秋深一病纏綿兩月醫藥之資很不容易張羅呢黃萬風害的是肺癆秋冬之間於肺病最不相宜十月初邊起了一個風信黃萬風的病勢格外沈滯病骨漸漸不支患肺病的人愈是病勢越重他的腦筋愈清神經一些兒不紊亂普通醫學書黃萬風是常讀的將自己的病和醫書上的話印證起來心上考大的明白是不治之症了黃萬風生平又很研究佛學於生死關頭到也聽得很瀟沒有什麼解不脫的煩惱可是黃萬風還有夫人和六個兒子四個女兒大的不過才十三歲小的剛剛一周又沒絲毫恒產身後的事簡直說不下去所以對着他自己的夫人還是往往諱病從不肯吐出絕望的話來使他們眼前心酸可是黃萬風背着夫人藏在病榻上思前慮後總是搖搖頭長嘆一聲而已

這一天黃萬風臨時又受了些感冒乾噎了半夜第二天天明又吐了兩口血黃萬風心知不妙向家人要了一面鏡子過來照了一照覺得兩頰內陷神氣蕭索便癩過鏡子不響中飯只能呷了一碗粥還是很勉強的黃萬風交代家裏的人去請裘嗣梧先生來談談黃夫人攔着道你昨夜裏咳了沒得好睡今天精神很差還是休息休息靜養的好黃萬風道我吐了兩口血以後今天胸膈似乎寬暢些也許是頑血既除漸入佳境你真攔阻我和他有要緊的話說呢

況且裘先生是常來的至好朋友，儘可以熟不拘禮和他談話，也不致十分吃力。黃夫人見他執意如此，恐怕十分阻攔，反引動他的肝火，便也不再說。

下午的時候，裘嗣梧來了一見黃萬風的面，不禁大吃一驚，心想兩星期沒見面，怎麼一變至此。可是當着萬風的面，也不便說，心中却起了一種重大的悲感。萬風和他略談了些病況，裘嗣梧還是想出了許多樂觀的話來安慰他。黃萬風

微微的笑了，一笑道：「嗣梧，你的話我聽了，很歡喜，並且很感激。你不過只好作爲你我的希望罷，恐怕沒有成爲事實的這一天了。」裘嗣梧道：「切莫如此說，好好的休息些時候，就可以好了。」貧兒院裏的事好在有紀杞人在那裏管理着，你暫且百事丟開，一心養病要緊。黃萬風道：「我找你來，不爲別事，正是貧兒院裏的事，我要重重的託你呢。」說着，咳嗽了兩聲。裘嗣梧道：「我不是剛纔勸你休息嗎？多說話就

要引動咳嗽了。院裏有什麼改革的地方，候你病好了再辦也來得及。」黃萬風搖搖頭道：「我對於院裏只有辦的志願，沒有辦的能力了。我如今且和你約略說說，因爲歷數生平好朋友本不多，現在在杭州的更有限，朋友當中能談貧兒院事和能受託貧兒院事的人，除了你，竟想不出第二個。所以只好拉你來作長談了。我生不辰六歲的時候，就爲失父之兒，靠着先母以

針。霜。度。日。艱。苦。卓。絕。也。一。言。難。盡。
廉。吏。子。孫。十。九。貧。寒。孤。苦。我。是。一。
個。貧。兒。出。身。纏。綿。着。貧。兒。滋。味。貧。
兒。最。苦。的。事。就。是。沒。力。量。沒。機。會。
去。受。教。育。貧。兒。最。危。險。的。一。件。事。
也。是。受。不。着。教。育。失。學。的。貧。兒。好。
一。點。的。是。流。入。下。流。社。會。壞。一。點。
的。便。是。盜。賊。乞。丐。我。總。算。靠。着。先。
母。十。指。力。量。千。辛。萬。苦。將。我。教。育。
成。人。差。能。自。立。所。以。我。發。願。要。拯。
救。貧。兒。拯。救。貧。兒。的。法。子。第。一。要。
給。他。有。吃。的。教。育。明。知。這。個。志。願。

太。奢。中。國。貧。兒。世。界。貧。兒。也。不。知。
萬。萬。千。千。憑。我。一。人。力。量。所。救。有。
限。然。而。我。抱。定。宗。旨。能。救。一。個。是。
一。個。能。教。育。一。個。是。一。個。世。界。上。
少。一。個。失。學。的。貧。兒。總。比。多。一。個。
失。學。貧。兒。來。得。好。辛。亥。光。復。我。受。
鄉。老。和。同。志。的。推。舉。叫。我。做。什。麼。
軍。政。府。我。可。是。沒。有。招。一。兵。一。卒。
練。一。營。一。團。也。不。致。什。麼。北。伐。南。
征。我。却。急。急。忙。忙。的。撥。一。所。公。共。
房。屋。提。一。筆。公。家。款。項。辦。了。這。一。
所。『貧。兒。院』。當。時。同。志。的。人。全。

笑。我。是。一。個。書。獃。子。可。是。我。也。不。
管。他。們。有。的。搶。着。做。都。督。的。有。的。
搶。着。做。民。政。長。的。極。不。堪。的。也。要。
攬。一。個。司。長。局。長。廳。長。所。長。做。做。
我。這。時。只。要。一。個。貧。兒。院。長。做。做。
同。志。們。要。好。的。說。我。迂。執。吃。虧。不。
要。好。的。却。恭。維。我。行。芳。志。潔。這。些。
議。論。紛。紛。我。也。全。不。理。會。他。專。心。
辦。這。貧。兒。院。可。是。我。不。因。貧。兒。院。
而。貴。貧。兒。院。可。得。着。我。的。勢。力。一。
步。一。步。的。發。達。起。來。是。什。麼。道。理。
呢。我。不。向。都。督。偉。人。去。爭。權。奪。利。

謀。缺。求。差。我。但。不。時。的。替。貧。兒。院。請。求。點。公。款。公。產。所。以。他。們。瞧。着。我。的。三。分。舊。面。十。請。九。准。今。天。的。貧。兒。院。能。夠。立。在。杭。州。城。裏。西。湖。邊。上。佔。這。大。的。地。盤。不。收。一。個。學。費。能。容。納。六。七。百。個。孤。寒。子。弟。衣。之。食。之。並。且。教。授。他。的。學。術。和。技。能。自。開。還。是。我。區。區。黃。萬。風。之。功。然。而。一。半。也。是。時。候。遭。逢。得。好。譬。如。現。在。的。時。代。要。辦。一。所。學。堂。求。官。廳。補。助。經。費。恐。怕。一。個。月。領。十。塊。錢。還。要。費。九。牛。二。虎。之。力。有。上。

月。沒。下。月。呢。委。副。稽。道。可。不。是。嗎。黃。萬。風。又。道。這。以。上。是。我。創。造。貧。兒。院。的。歷。史。……說。到。這。裏。又。乾。噎。了。幾。聲。呷。了。一。口。溫。開。水。停。了。一。刻。黃。萬。風。又。道。如。今。中。國。熱。心。辦。教。育。的。人。可。也。不。算。少。那。些。借。學。斂。錢。的。敗。類。且。不。去。說。他。就。揀。那。當。中。正。派。人。說。他。們。那。種。辦。教。育。開。學。堂。是。專。門。預。備。教。育。別。人。家。的。子。弟。而。設。他。自。己。的。子。弟。並。不。送。進。學。堂。有。的。請。了。中。文。西。文。老。夫。子。到。家。裏。悉。心。教。授。有。

的。選。自。謀。着。官。費。將。他。送。出。洋。留。學。極。力。希。望。他。自。己。的。子。弟。將。來。怎。樣。成。一。個。學。者。怎。樣。成。一。個。博。士。一。面。却。痛。恨。國。內。的。學。校。辦。得。不。好。習。氣。壞。功。課。糟。可。是。一。面。仍。舊。天。天。讀。着。辦。學。堂。與。教。育。騙。別。人。的。子。弟。進。來。讀。書。受。這。種。教。育。他。自。己。的。子。弟。却。不。在。內。你。想。可。不。是。南。轅。北。轍。言。行。相。悖。嗎。我。對。於。這。一。種。人。是。最。痛。恨。的。比。那。借。學。肥。己。的。還。要。可。惡。所。以。我。的。四。個。兒。子。我。全。叫。他。們。不。許。進。別。的。

學堂就在貧兒院裏讀書有人和我說院是貧兒院院長不是貧兒院長的兒子還沒錢進別的學堂嗎爲什麼還要來佔貧兒的位置我當時笑了一笑道我正是我叫我的兒子與別人的兒子受同一的教育換一句話說就是教育別人的兒子和教育我自己的兒子一般我的思想以爲造就少數的自己兒子何如造就多數的別人兒子因此我看自己兒子的分量比別人的兒子較輕希望別人的

兒子比希望自己的兒子更大再說一句違觀的話後人皆是古人之子孫一定要分出張王李趙未免所見不廣我這個病牀上去凶多吉少要在平常的人招致老朋友來一定將自己的遺孤鄭重拜託可是我並不將我少數的自己兒子拜託你却要將這全院多數的兒童託付你了如今扶病寫好了一封遺書是給當道的信中我却薦舉老兄做我的繼任院長了說罷忙指指枕邊這信在那

裏你現在也不必慫我死後這封信大概就要發生效力了我要薦舉你別的職務恐怕還有人和你爭我的信使沒效力這種貧兒院長貪圖富貴的人見了這個名目避之若浼一定不會有人和你爭我以友誼的情感要求你良心上擔任到底不要使六七百個貧兒因我一人死活搖動他們的教育前途……這時候黃萬風說話說得太多未免吃力接連的咳了一陣末後面紅耳赤喘急不平竟咳

出兩口血來。

裘嗣梧見了這樣心中十分難受。忙道：「不要多說話，閉目養息，一會罷。你所說的話，我全洗耳恭聽了。」萬一竟有那不孝的一天，我一定依着你的話，實心實力的做去。便了黃萬風聽了，忙顛簸的舉起兩隻瘦如枯柴的手，合攏來對着裘嗣梧拱了兩拱，算是他感謝的表示。裘嗣梧見黃萬風已是十分疲困，十分危險，便不敢久坐，又安慰了幾句，便退出來了。

貧兒院長

隔不到一星期，那熱心毅力手創貧兒院的院長黃萬風先生竟致一病不起。他那枕邊遺書竟感動了當道的婆心，派裘嗣梧做他的繼任院長。裘嗣梧接任的那一天，召集了全院貧兒在寒天底下，將黃萬風在病中垂危的那天和他所說一番話仔仔細細對貧兒述了一遍。裘嗣梧公誼私情兩傷，感說不到一半，已是淚盈於睫。只得且淚且說，那班的貧兒聽了，沒一個不下淚，說到最後竟放聲

大哭。那號哭聲中有的喊「院長」的，有的喊「先生」的，還有許多喊「爹爹」「親爺」的可見黃萬風感人之深。許多貧兒簡直尊崇親愛他和自己的父親一般了。又隔了半個月，黃先生舉殯了。黃先生生後蕭條舉殯的儀仗也很簡單，可是那一天全院的貧兒臂上全繫着一方黑紗，整隊在黃先生的靈柩前面走，排列得有半里路長。個個貧兒眼眶中全含着一包眼淚，有幾個年長點的貧兒一

路走着竟不路來一及的用手巾拭淚路上兩旁的行人瞧了都嘆息不止有的人說道上海極熱鬧的大出喪我們也聽見過不少靈柩前面有學生排隊送的人也聽見

過不少不算稀奇爲什麼這些學生走着哭着如喪考妣呢

按此篇當是寫杭縣汪曼鋒先生（峩）事黃萬風殆諧聲耳倚虹於曼鋒有知己之感今於

其死也猶託體小說家言以曲傳曼鋒記其言行不以生死變易懷慕曼鋒可謂識倚虹矣嗚呼曼鋒亦老友也讀此不禁黃壤之痛 天笑附注

美 術 家 之 情 人

畢 倚 虹

美術家之情人

吾友有聽瑟者。家貧。少孤。肆力於畫。精研冥索。可十年。不敢自信。偶以尺幅寄報館雜誌。鑄版印。播欣賞者。遍江國。新籍問世。以不得聽瑟。畫封面爲快快紙。貴一時名。乃大著丰采。言論尤雋絕冠時。流雜誌。偶揭聽瑟象。咸詫曰。不圖聽瑟人如其畫。

余居近聽瑟。余日困於簿書。入夜得片暇。趣過聽瑟小談。每每至夜分始去。余歎曰。其君清談。足以解我塵氛也。一日余訪聽瑟室。中狀至麻亂。書畫縱橫滿地。琴硯亦凌雜無次。余問故。瑟曰。吾母自田間來。就養特冀除一室以奉母。余視瑟往來安排。殊僕僕。余請辭歸。聽瑟攬吾裾曰。君勿行。余有佳品供君。裨史材也。指屋隅一巨篋示余。聽瑟親爲我啓。篋中纍纍荷札。聽瑟曰。嗟夫。君勿視此爲故紙殘牋。此中皆彼人致我手書。每一展讀。斑斑有淚痕。溫溫有愛帶也。余聞言。兩展數札。筆致挺秀。如一次。余叩聽瑟曰。皆一人手筆乎。聽瑟曰。然。余曰。有若干札。聽瑟嚙然曰。五

年來積之可千五百通矣。余詫曰：是真情書大觀矣。人生百年耳，能接受情書之時，咸在少年。過此老矣，誰復貽書談情？此一二十年少年時代，未必果得情人，即得矣，未必人皆有書，即有書矣，人亦不過數緘而已。篋底溫存終身，永寶什襲珍藏，君今以五年之力，積書千五百通，是何福分耶？

聽瑟曰：君勿以我多得書爲福，須知得書逾多，正以覺我之福薄而已。雖然，密緘千裏，亦慰情於無語，既檢數書，脈我展視，舌咋不下，書皆巨幅，修緘寫以珍珠密字，披讀三四通，語語作率真語，淨妙無藻飾。風花雪月，諧詞采，悉打掃乾淨。余笑曰：此君可謂情書白描家，觀彼堆砌成篇者，彌見誠摯，願賤末署名。

皆毀去，此何故耶？聽瑟曰：彼人已嫁，我慮偶不經心，來札輾轉流傳，爲人拾得，寧不厭累其名，吾憐心跡，雙清轉因文字而使彼遺憾，我益無以對彼，故每疑異名，我皆慎重，剪去。余曰：嗟夫，君眞心細於髮，然此巨篋千函，每函又累千萬言，余何能猝讀？君能略述與彼舊事一二耶？

聽瑟曰：唯唯，事極平淡，無嶽奇曲折，在君小說家視之，或目爲庸材，然情之平淡者，事過境遷，一思量彌覺惘悵，而不能自己。君不厭煩，當得略以告君。嗟夫，舊事重提，如溫陳夢，唯此魚腹盈篋，爲夢痕之保證品耳。

滬西有俞園，年值季秋，開菊花會，裙履翩翩，多來延。

賞余嗜菊成癖。每屆會期，流連花間，日必向晚，乃歸。與吾同癖者，乃有伊人。記乍相遇，玄裳長轂，亭中傲骨正。類秋花，余初不爲意，但驚其豔，同是看花人。胡多關心，逾年愈闊，復開菊會，又遇伊人，似曾相識。四目凝視，幾欲問別來無恙，彼之視我，亦如舊侶。盈盈隔花，默默不語，此情境極平淡，思量思量，殊難堪也。翌日，郵使來授余一牋，余之姓名地址皆不爽。蓋彼人子，我第一書也。書中寥寥數語，大意謂讀君畫已久，使我神馳，腦中已早鑄君之姓氏，嗣又觀君玉照，於是又深鑄君影於胸。昨年菊會相逢，花底我已識君，余雅欲招君一談，傾我胸臆，繼思一不相識之人，冒昧干謁，君或見斥，脚斷莫敢，荏苒經年，昨又相

遭，審君神采奕奕，如舊而君之視我，疑瞞再三，似以故人目我，歸途付度，彌復相念，其實我與君初無絲毫關連，實以相念兩字相加，似不甚當，然而由衷之言，殊不能掩，掬以奉告，亦不欲君有何報章，更亦無所求君也。惟願君知世界上有一不識姓名之人，重君之畫念君不已耳……書末但署名亦不寫地址，余得書，驚喜且感，且悚，慮聲末藝，乃得知音不期披綾欲涕，繼以悵觸也。坐是余益勉力作畫，余年來藝事不以故步自封，未始非彼人人之勸我，苟且下筆，深畏彼人見呵也。

余得彼第一牋後，乃作一復書，顧不省居址，書成亦但藏篋，衍不能達，彼慧目俄而彼第二書第三書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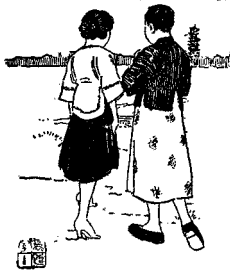
書六書續續而至書中語亦漸綿密然大都評騭香畫而筆致彼家事雜寫所感無一不可告人語余雖甚每得一書必裁牋作答書成莫能付郵悉鈔入日記册私意待到明年菊會萬一晤彼可以面致彼或知余對彼之賦十月以後書來益勤忽有一書竟期我至某園園固離市極遠平日少游客蹤迹地甚蕭曠我喜不自勝亟挾日記册往深恐後時到極早癡坐鐵榻久之久之伊人始拂花燭燭至借彼來者別有一妹我見彼嚙不敢設辭以有采伴尤恐唐突急以目他瞬彼微笑趨向我點首示意且曼聲曰君來久矣我唯唯不敢他語慮慮從懷中出日記册急納彼人手期期曰此中皆我復書也被笑而納諸懷方

欲有言彼之女伴已行近我急爲禮而避不待許可思思出園心志忑不已一若冒大不韙者歸後在車中轉自悔恨有此機會胡不暢言訥訥而退寧不重負其意耶然而當時殊無此勇氣也次日清晨彼人書來責我先行深許我日記册中復書之誠摯於是再訂約屆期我往彼已先至相與縱談乃洞悉其家世父某木商往來甬上母與弱弟父妾同居母教極嚴不禁彼讀書而阻其交游地址某街悉以相告叮囑我慎勿投書慮爲母得書中言似光明然家庭聞舊習未破除男女通緘札易召流言余亦謹受教是日天氣極晴朗彼人曰園中咫尺地無多佳趣豈

伴。郊。遊。余。曰。郊。遊。滋。佳。余。嘗。攜。畫。鏡。至。龍。華。寫。生。彼。中。塔。影。江。光。大。堪。入。畫。彼。人。稱。善。余。曰。盍。命。車。往。彼。不。可。謂。且。行。且。語。佳。也。初。冬。木。落。田。墜。人。稀。蕭。瑟。中。有。靜。趣。彼。人。謂。我。曰。自。我。腦。中。有。君。距。今。已。三。五。年。常。日。讀。君。畫。本。私。心。曰。余。他。日。倘。能。見。此。畫。家。一。詢。彼。是。何。妙。手。能。創。造。此。意。境。或。亦。快。事。不。圖。輒。轉。至。今。共。君。清。游。我。亦。曰。我。亦。莫。諗。何。以。能。致。君。之。愛。彼。人。曰。愛。字。或。不。足。以。盡。我。心。曲。余。實。有。敬。佩。之。念。佔。據。愛。字。以。前。也。

郊。行。恣。談。察。其。語。氣。似。未。定。婚。彼。叩。我。婚。未。余。曰。否。彼。又。叩。我。曰。已。聘。未。此。時。余。甚。難。答。蓋。余。已。於。晤。彼。之。前。一。日。聘。我。荆。妻。矣。願。質。告。似。掃。彼。人。之。興。不。直。

美術家之情人



陳。以。詐。術。相。欺。罪。益。甚。余。心。口。商。量。遂。以。實。告。彼。人。聞。言。雖。少。變。色。然。俄。頃。便。鎮。定。夷。然。曰。噫。君。已。聘。矣。我。殊。爲。君。前。途。頌。祝。姻。緣。美。滿。也。

余曰噫。倘遇君於一年前。則我之婚姻。或非今日之結果。或……余言。期期未出口。彼人笑曰。君毋多言。我知君矣。君殆以我與君之愛。以不得婚姻。結束爲快快歟。君所見。殊淺仄也。我認定婚姻。與情愛。截然兩事。世有情愛。終身不能相偶者。甚夥。未可以婚姻不成立。便抹煞其情愛。須知情愛。自有其情愛之地。位與價值。初不以婚否。而判其標準。彼以情愛而聯爲婚姻者。固是人間極美滿事。爾我之間。果能永遠保持其情愛。亦未始不可以驕人轉視。婚姻爲迹象所囿。特世人每併情愛與婚姻。爲一談。婚姻不成。引爲大成。甚且自殺以殉情。此一類人。但解婚姻之義。難與言情愛之真諦。然而世人更有誤解情愛與欲。

念爲一事。尤卑劣。齷齪不可齒。吾之佩君愛君中心。了無必欲棄君之妄念。果挾婚姻之念。與君周旋。則聞君已有聘妻。寧不失望。寧不惱悶。余無此迹。象成見中心。殊空洞朗澈。且決不變易。昔日對君之情愛。蓋認定我之對君情愛。決不影響君之婚姻前途。幸福也。君何必對我作慰藉語耶。

余聞言。極佩其卓拔。然余之中心。以爲世間有此愛我之人。竟不能與我爲最親密最長久之伴侶。能毋戚戚。彼辨婚姻與情愛。爲兩事。玄之又玄。我縱信之。終不敢深許之也。時夕陽已掛塔尖。江風作晚。寒彼人曰。可以歸休。余曰。尙未抵塔。下何必遽歸。彼人曰。乘輿而來。與盡卽返。何必問塔。乃竟歸途。此爲余第

一日與彼清遊。余永遠不能忘也。

余歸後。私心以爲彼今後或遇我。稍疏矣。郊行之談。必故作豁達之論。掩其悵惘耳。詎次日彼書來。如恒隔一。二日。必有長牋。絮寫心曲。彼謂夜深人靜。抽牋作書。正一日間。最愜心事。寫成付女。如囑其翌晨入市。購蔬菜。將去。行郵筒。固甚使日爲常課。一日不作。轉枯寂。欲死。余亦以讀其來書。如學生上課。郵來幾有常時。一日偶缺。至快。快不怡。如有所失。於是幻想其病耶。忘耶。懶耶。疲耶。種種想像。悉陳腦海矣。至於徹夜不能寐。

龍華遊後。每隔兩星期。彼必約一出遊。所游境地。多在村落。彼謂性之所近。苦厭繁囂。余亦樂從。偶載

畫具。相隨。抽筆塗抹。一二幅。彼爲我。覺佳。境調丹青。凡所商榷。時有新意。林梢月上。相與言歸。歸後。又有書來。有時日。且有兩三牋。得書之富。無過於此。一年中。

逾年。余與荆妻結婚。彼贈我一銀製照相鏡架。鑲製絕精。授余曰。羨羨將意。祝君嘉禮。鏡中可貯雙影也。余謝而受。彼入於三年中所贈我者。唯此一物而已。婚後。彼牋來稍疏。余叩以故。彼人笑曰。郵差類數。恐致君夫人之疑。而蜜月光陰。甲君或無披覽。長篇大牘之餘。閒余笑慰之曰。荆人至明達。余亦以爾。我情狀。白之。荆人甚願。一見君也。彼人曰。甚善。約日。彼人果至。吾家與吾妻晤談。彼人去後。荆人語我曰。今而

後信君之首不我欺也。

彼嗜畫若命。嘗請其母氏擬延師習繪事。母曰：「若少良師，彼乃列舉如某，尤側重於余母氏亦耳。」余名笑曰：「某君盛名之下，恐不屑爲家庭教師。彼人曰：『毋。』」余勿道人一，致意母。唯唯。當時彼人極得意，希冀吾爲入幕之賓，可以日常相聚。距母氏所託某君某君，薦其姪。妄言吾以事冗，辭彼人。雖明知某言妄而不能辨。某君姪技甚劣，碌碌無聲名。彼遂一怒而罷。此亦見伊人之苦心也。

彼人嫻英吉利文字。母氏延一英婦主教其家。英婦偶以書札往還，彼人得此機會，私囑我曰：「萬一君有極要事與我通信者，以英文書來。母氏或不猜疑。余

雖喜苦不能作。蟹行文一日，會有事不能應。彼約余乞友人汝南生代作。翌日復書來，謂英函不爲人注目。余遂時時乞汝南生爲我司譯。事余之情史，唯汝南生知之最詳。汝南生蓋我之情書祕書也。

又逾年，彼人亦嫁矣。所嫁之人適爲吾友。嫁後，彼仍時時有書來，道念間亦過我樓居。小坐移時，索所近作畫品縱覽，但不復同踏秋郊落葉耳。嗟夫！彼人蓋認定婚姻與情愛截然兩事，不以婚姻與否而搖動其情。變易其愛伊人乎？是真愛我者，我亦但掬真誠以永遠紀念而已。嗟夫！此盈篋情書，我願生死以之也。聽瑟君語，既余歎曰：君之情人固如是耶。

★
★
★
★
★
★

不離的離婚

虹 倚 翠

不離的離婚

毓英女校創辦了。也有十二三年了。在教育界上的聲譽很好。總算是一個完美女校了。每一年當中毓英女校內總有一班畢業的學生。多或五六十人。少或二三十人。不等。這每班畢業的學生。集合同年畢業的同學。有一箇同窗會的組織。聯絡感情。交通聲氣。如今單提一九二一那一年的同窗會。共總會員只有二十一箇人。人數雖少。可是團結力很大。每年春秋佳日。一九二一的同窗會總要選擇一箇山明水秀的所在。舉行一

回「同樂大會」

這一天毓英女校一九二一的同窗會在杭州的西湖舉行同樂大會。會員二十一箇人。只有兩箇不到。一箇是周雪明。因為赴美國留學去了。事實上不能列席。一箇是江杏渠。他就在這一星期當中結婚。料量嫁事自己便不能來了。因此會員共到了十九箇人。這十九箇人皆是從前共處一堂。形影相弔。親愛的好姊妹。自從離開母校以後。有的成了家室。努力

做賢母良妻的模範。有的在社會上服務謀自身的
生活。各人的境地不同。各人的感想亦異。平日那裏
有團聚的機會。到了同樂會這一天。大家不免重溫
學校生活的舊夢。各抒胸臆。暢所欲言。實做一箇「
樂」字。

在這十九箇人當中。一一仔細的分析起來。已婚的
而生有子女者。九人。已婚而未育子女者。三人。已訂
婚者。二人。未訂婚者。五人。可是簡括的一句話。已嫁
者。已超過過半數以上。這可見女子脫離學校生活
以後。結婚是一種不可免之事實。獨身主義不能存
在於如今的社會。

但是這十九箇人在學校生活時代。大家的意志和

趨向差不多。大體上總是一致的。可是如今因為婚
姻問題的解決。這十九箇人當中便顯然的分了三
派。一派是已婚。一派是未婚。一派是已訂而未婚。未
婚的對於婚姻這件事。很表示反對的意見。和淡淡
的態度。已婚的又多半感受婚姻的痛苦和缺憾。只
有那已訂而未婚者。似乎對於婚姻問題。還抱著很
濃郁的希望。這是他們十九人當中。主義不同的三
大派。別然而三派當中。已婚的人佔多數。可是從已
婚的九人當中。又分出三派來。了一派的對於他自
己的婚姻。還託天之伴。勉強算美滿的。沒有十二分
積極怨望的表示。這一派只有四箇人。其餘的六箇
人。五箇口口聲聲很感受婚姻的痛苦了。三箇已醞

讓到離婚的程度了。

這十九箇人此時各述自身經歷的狀況不免談到各箇的婚姻問題上去。因談結婚便談到婚後的痛苦。因婚後的痛苦便談離婚問題。一涉離婚問題十人當中便顯然的分出兩大派別。一種反對離婚。一種贊許離婚。反對離婚主持最力的要算閔瑤芬女士了。他說中國的社會全用家庭制度爲骨子。維持家庭制度就要靠婚姻的力量。倘使輕率離婚家庭基礎便天天有搖動危險之虞了。那贊許離婚的便是許克賢女士。他說中國的國家不發達社會不進步皆由於沒有良好的家庭爲什麼沒有良好的家庭就是因爲沒有良好的婚姻。結婚的夫婦全誤

認婚姻爲一件互相敷衍互相勉強互相維持的一件事。存了這種苟且敷衍的觀念還有什麼神聖戀愛高尚的情感嗎？結果下來夫婦兩方但感痛苦家庭前途全被黑暗的惡霧籠罩當然沒有好現象。況且人類既是最高的一種動物倘若覺悟有什麼不善的地方應該立刻改良。何以大家覺悟到自己婚姻的不良便多所顧忌不敢輕提離婚兩箇字未免看得人生的幸福太輕。婚姻儀式太重了。所以我的主張有真正感受婚姻痛苦的應立即離婚。方是兩全之策……這一番話是許克賢女士侃侃而談的。崇論弘議同窗的姊妹聽了也有附和的也有反對辨駁的七嘴八舌議論紛紛不一。

正在舌劍唇槍之際，那已婚的謝宗芸女士，霍地從座中立了起來，擺一擺手，道：「列位姊姊，不必在離婚和不離婚兩種制度上多所爭執，我覺得離婚也有正當的理由，不離婚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於情於理，皆有存在的價值，我們不應該加以極端的非議。但是我們如今託足的中國婚姻制度，底下除掉了離婚與不離婚兩種主張以外，又有一種第三派的主張，列位可知道嗎？同窗的人聽了謝宗芸的話，很覺奇突，面面相覷，謝宗芸接續下去道：「並且這一派主張近來很流行，流行下去的遺毒，遠在離婚與不離婚之上……大家又向著謝女士問道：「什麼主

謝宗芸特為提高了嗓子，鄭重的說道：「這一派便是『不離婚的離婚』，大家又爭著問道：「這『不離婚的離婚』的名詞，很新鮮，我們到沒聽見過，謝宗芸嘆口氣道：「列位親愛的姊姊，啊，你們沒經過這種階級，沒碰著抱這種主義的人，那裏知道二十一世紀人權昌明時代的中國有這一種『不離婚的離婚』制度呢……我不幸做了這制度底下的犧牲者，待我來仔細報告你們吧。」

當我在學校畢業裏出來，次年在K.L.學校充任教師，這是列位姊姊所聽得啊，K.L.學校校長很器重我，他有一箇故人之子，在某鐵路局充任一箇高級職員，也受過充分的高等教育，年齡比我略大二。

三歲校長的美意便替我作伐與他結婚了。在結婚以前我並且加以甚深的考慮也正式的接見他幾次我見他的性情姿態學問和在社會上的身分地位皆可以使我信託而敬愛的了。於是我便嫁了他。列位姊姊啊男子的性情姿態對於女子表現的時候很靠不住的對於狹有婚姻觀念女子的時候他那性情姿態尤為靠不住他的真性情真姿態早已掩飾起來御用一副虛偽的性情姿態來誘惑你賺取女子對於他的純正情感至於男子的學問和社會上的身分地位我斗膽說一句話這些等可算與婚姻問題絕對沒有關係因為什麼呢列位姊姊可知知道嗎總是有學問的人在情愛上越容易變動

而且變動起來使那對面的人沒一毫可以抵抗的餘地因為學問可以救濟他的作惡啊至於社會上的身分地位更不能拘束他的身心須知越是在社會上有優越身分地位的人他作惡的機會愈多作惡的方法愈密可憐啊我之良人倘使為一無學問和社會上無優越身分地位的人我之痛苦萬萬不致如今日之甚我的救濟痛苦方法也不致如今日之束手無策或者能成立一雙無遺憾的嘉耦也未可知然而我不能……謝宗芸說到這裏聲音漸漸兒有些低微下去了。略停了一停謝宗芸振了一振精神又道我自從與他結婚以後在這五箇月以內他對我很好起初我

復欣幸以爲我在這婚姻制度底下算得一箇有幸
福的人了。所以前年的同樂社在蘇州開會我沒有
什麼顏面憂傷的表示。誰知半年以後他對我的漸露
不滿意的神氣。起初我還以爲是偶然的淡薄。誰知
一天比一天的冷淡。這時候我纔覺悟男子的性情
他們往往用婚姻的儀式實行他狹邪的行爲。那裏
有什麼神聖觀念。純一情感。簡括一句話「喜新厭
舊」而已。中國古代的詩人說過「但見新人笑。那
聞舊人哭」。描寫得男子的殘忍心理。可謂深切著
明。這時候他早已另外有了戀愛。起先還對我祕密
著。後來漸漸的公開了。於情於理於法。我都可以和
他反抗。但是他那戀人取得了妻的地位。於是我沒

一些可以反抗的憑藉了。
我一天一天的容忍下去。他對我的態度一天一天
的冷落下來。我憤極了。因此想著「離婚」這方法
思。繼至再我向他表示。在我表示以前的意思。並非
真要做這一幕悲劇。無非要借此恫嚇他。促起他
和我迴復。初結婚以前的狀況。誰知他真是世界殘
忍的人了。他接受了我的表示。只用極淡薄的微笑
答復了我。我再三問他。他只有微笑。微笑以後。略搖
了兩搖頭。我因不得要領。我的表兄S君是一箇著
名的律師。我便一口氣尋著了S君。告訴他我所受
丈夫的淡薄待遇。要求離婚。
S君很細心反復的問了我一切情形。S君搖搖頭

道現在中國的法制精神是反對離婚的法令的義
旨在在是維持婚姻不輕易判離所以現在婚姻制
度底下的男女雙方協議離婚的很多很簡易訴訟
上求法律救濟的離婚很不容易現在你的丈夫既
沒虐待又沒遺棄又沒對你有重大侮辱以及其他
等等你和他提不出一條法律上構成離婚的理由
經年訴訟結果還是離不了何必多此一痕迹呢在
營業主義的律師呢自然惟恐人之不起訴在我與
你至親的關係豈能以營業的手腕對付你呢還是
忍耐些兒吧希望用情感來喚回他的良心吧……
我道他無故的納妾豈不是一個極大的理由嗎
律師對我道中國的法制現在還沒有否認妾之

不離婚的離婚

存在這理由是提不出的換一句話說中國的法令
是很保護有妻的男子的那被妾蹂躪受損失的妻
中國的法令是不保障的啊我聽了這一番話曉得
是離婚絕望了
有一天我試試我丈夫的口氣我說與其兩敗俱傷
不如各行其是我們協議離婚了吧也省得公庭對
薄的一幕他亦是微笑了一笑對我道「我不主張
離婚協議不成立訴訟與否由你你有吃有穿有住
所你提出離婚理由嗎你自己考量吧……他說
完這幾句話用一副冷酷的目光向我週身的注射
了幾次從容不迫的走了向他的戀人那裏去了
從此以後他知道我對於他無可如何他一方面得

不離婚的離婚

看現代偏而不平的法律保障他一面以衣食住三樣買辦我的自由可憐的我是完全成功一犧牲的人物了列位姊姊替我斟酌對於我的他還有什麼絲毫教濟和制裁的方法麼……大家默然無語

謝宗芸女士又道我後來很奇怪心想我的丈夫一個極開通的人也受過充分教育的何以不肯和我離婚既不離卻又不肯和我有融洽戀愛的希望我自問做前做後並沒有絲毫可以減退他戀愛的行為動作他這主張是何意見呢後來我得著他的外祖母的備述纔知道他的宗旨他並非仍舊戀愛我不肯和我離婚他因為自身是一個社會上有身分地位的人深恐與結壘的配耦一旦離婚了讓社會

上的評議引起感黨間的詫怪和許多無意識的人的議論所以他無論如何不與我離婚至於我的幸福他本不在他的心上他這主義就叫做

「不離婚的離婚」

因為他這主義得著離婚的實益免除了離婚的非難在他以為很得計啊謝宗芸說到這裏不禁要放聲大哭

一九二一同樂會的人內中閔瑤芬女士最和平他聽完了謝女士的一番話也憤然作色道唉我如今覺悟了男子因他戀而與他的妻子離婚固然是很殘忍的了但是這種實行「不離婚的離婚」主義的男們更是殘忍之尤



青衣紅淚記

倚虹

湘菱是蘇州王鄉紳家的一個婢女。今年才十七歲，性格很聰明，眉目很清秀，一張鵝蛋式的臉，不用着撲一些粉白黛和雪花膏，瓶裏鑽出來的一般。伺候王鄉紳老姨太太有十一年了。老姨太太也很歡喜他。王鄉紳的老太爺早故了。老姨太太當然也失了勢，名位雖崇，却還不像老太爺在的時候。

那般光輝住在後一進樓上，吃吃素，念念佛，平時也沒人去理他。不過在少老爺手裏吃一碗現成的粥飯而已。早晚却全靠着湘菱伺候他。老姨太太沒生過兒子，只生了兩個女兒，早已嫁了，全不在身邊。嫡出的兒孫與自己全沒有骨肉之親，都是貌合神離。老姨太太常常一個人暗地裏嘆道：「一個女

子做了人家的姨太太，已是苦境，再倒到老姨太太的地位，更是沒一些趣味。還是早些追隨老爺於地下的好。想到此處，不免流下眼淚。湘菱見老姨太太哭了，自然來勸勸。老姨太太道：「小丫頭，你那里知道我的傷心。你好好的伺候我，我將來一定替你掣一頭好親事。不叫你做人家的。小像我這般，日月湘菱年輕臉皮最嫩，聽見老姨太太說這樂親的話，頓時面孔紅起來，低着頭也不敢往下說什麼。」

了。可是心中很明白。很感激。老姨太太待他。是一番美意。然而口中總審審說不出一個謝字來。

有一天有一位警察局長韓大人來拜謁王鄉紳。公事談畢。王鄉紳正送韓大人出來。剛走到花廳轉彎的角門邊。不想一個十六七歲的嬌小女郎走了過來。韓大人年紀已有五十多歲。有些守舊脾氣。見了女眷來。一看又是衣裳齊整。面目俏麗的人。心中一想。這定是主人的內眷了。便迴身往門內縮

之不迭。要讓那內眷的路。王鄉紳見了不禁笑了起來。說這是舍間的小丫頭。局長何必這樣客氣。韓大人方纔明白。重複昂頭而出。那丫頭却立在門邊。側着身子。讓主人送客出去。韓大人趁着當兒。倒老實不客氣。看了那丫頭一個。他心中想道。這樣漂亮的人材。倒沒見過呢。一路轉着念頭。出去原來那丫頭不是別人。正是老姨太太房中的湘菱。

老姨太太屋裏來。老姨太太一看。很爲詫奇。少老翁向不輕易光降。的此來。不知爲着何事。忙下樓接見。坐定以後。談不到幾句話。果不出他所料。王鄉紳便提出一個問題。來了。王鄉紳道。現在湘菱這丫頭年紀也大了。也應該替他打打主意。善婢不嫁。是很傷陰騭的。老姨太太道。是呀。湘菱這孩子也很好。我也很想替他好好的攀一頭親。王鄉紳道。攀親是很不容易。現在女兒揀女婿。還煩難得很。何況

嫁丫頭。我們到那裏去找相當的。丫姑爺呢。我看還是送給人家做。姨太太罷。那還一輩子不愁穿不愁吃。比配給廚子車夫要自在些。老姨太太道不瞞少老爺說。我總想替湘菱成就一對花燭夫妻。送給人家做妾好像有些對不住……王鄉紳道這有什麼對不住。如今差不多中落之家的女兒。要想做大老家的姨太太。還找不着進身之階呢。老姨太太見王鄉紳的口風不對。不敢執拗。便道做官

家的姨太太。原也算是福氣。不過一時很找不到這戶好人家。如今些做官做府大人老爺們。全喜歡在妓院裏討人。不見得肯娶我們的湘菱呢。王鄉紳燃著兩撇時式小鬍子。道有到現有一個好頭寸。沒有頭寸。我也不來和你老姨太太商量了。此地警察局長韓大人年紀不過五十多歲。雖有幾根鬍子。可是體貌豐腴。望上去也不過三十四十之間。他的聲勢和他的官。豈那不消說得足數。養得起十

幾房家。替他前天到我這裏來。無意中碰見湘菱。他很賞識。今天他託省長的秘書陳大人來和我說。曉得湘菱又規矩。又沒有定親。一定要討了去做。如夫人。他客氣得很。說是如果可以允許。他便擇吉送財禮過來。陳秘書和我說。二千三千他全可以遵命照辦的。我想這倒是湘菱的一個一生出頭的。好機會。不可錯過。我原可以一口答應他。湘菱本是老太爺手裏買的我。未嘗不能做主。不過這丫頭

一。向。伺。候。老。姨。太。太。慣。了。我。不。能。
不。來。親。自。請。問。一。聲。如。果。老。姨。太。
太。也。和。我。的。意。思。一。樣。贊。成。了。我。
便。答。應。那。邊。了。至。於。湘。菱。去。後。老。
姨。太。太。身。邊。恐。怕。沒。人。使。喚。我。招。
呼。少。太。太。揀。一。個。靈。動。點。的。人。接。
過。來。伺。候。

老。姨。太。太。前。幾。天。聽。見。孫。少。爺。說。
起。少。老。爺。近。來。爲。着。城。裏。大。街。上。
兩。塊。地。皮。的。事。正。託。警。察。局。裏。幫。
忙。聽。得。剛。纔。一。番。話。全。是。替。韓。局。
長。做。說。客。也。是。爲。自。己。地。皮。的。事。

出。力。何。嘗。爲。湘。菱。終。身。壽。壽。呢。但。
是。聽。那。口。風。已。是。允。許。了。韓。局。長。
此。來。不。過。給。我。一。個。面。子。反。對。也。
反。對。不。了。停。了。片。刻。對。王。鄉。紳。道。
少。老。爺。做。了。主。那。是。不。用。說。再。好。
沒。有。不。過。這。是。湘。菱。的。終。身。大。事。
我。想。總。要。問。他。一。聲。看。他。願。意。不。
願。意。萬。一。將。來。沒。有。好。結。果。他。也。
不。能。怨。我。們。做。主。子。的。了。王。鄉。紳。
聽。罷。搖。搖。頭。道。這。話。錯。了。錯。了。我。
們。王。家。的。家。法。兒。女。的。婚。姻。全。要。
由。父。母。作。主。從。沒。有。問。過。兒。女。一。

聲。這。小。丫。頭。的。事。難。道。我。們。還。不。
能。作。主。還。要。問。他。願。意。不。願。意。豈。
不。是。笑。話。老。實。說。做。了。丫。頭。了。主。
人。家。替。他。嫁。人。而。且。替。他。嫁。一。個。
有。吃。有。穿。的。官。宦。大。人。待。他。也。算。
是。深。仁。厚。澤。那。裏。還。可。以。惹。他。揀。
張。揀。李。學。那。女。學。堂。的。自。由。結。婚。
嗎。那。真。是。反。了。
老。姨。太。太。一。聽。這。話。忙。堆。下。笑。臉。
來。道。少。老。爺。莫。生。氣。這。是。我。隨。便。
說。的。一。句。話。少。老。爺。做。了。主。就。再。
好。沒。有。了。真。說。湘。菱。這。丫。頭。不。敢。

不願意就是我也不能拂少老爺的意思少老爺待湘菱一番好意那丫頭將來一定感謝不盡他的已故的父母在九原之下也要結草啣環以報呢王鄉紳道老姨太太既贊成我便答應韓局長擇吉迎人了老姨太太道定可是定但是要請少老爺轉致韓大人一聲喜期最好稍遲一兩箇月王鄉紳道爲什麼呢老姨太太道我要想替他做幾件衣服並且還要備點應用盆桶器具光光的一箇丫頭

撞到韓大人家裏去湘菱固然一切不便當就是我們王家的臺也扔不下去總要像箇樣子送出去也是少老爺的體面王鄉紳沈吟道這也不錯……王鄉紳去後湘菱走進來換茶老姨太太瞧了湘菱一眼心中又是捨不得湘菱又是對不起湘菱十分難受轉念一想如果今天老太爺還在世我和老太爺一說或者還可以將湘菱救下來現在也只好讓少老爺做主沒法抵抗想到這裏又掩面而

哭湘菱仍是走過來勸勸老姨太太道你那裏知道其實少老爺的一番話湘菱在套房裏全聽見了湘菱這時候的悲感和失望比老姨太太還加十倍但是不便哭下來一滴一滴的酸淚往肚子裏嚥下去隔了些時候韓局長的財禮二千塊錢也送來了娶湘菱的喜期也定了老姨太太忙着替湘菱辦妝奩表面上很像歡喜的樣子心裏卻很代湘菱憂愁因爲韓局長既

有○大○太○太○又○有○一○位○姨○太太○湘○菱○
 去○要○算○第○三○箇○了○第○三○者○的○位○置○
 很○不○容○易○坐○呢○老○姨○太太○是○有○錢○
 太○太○經○驗○的○人○所○以○愈○加○代○湘○菱○
 害○怕○可○也○是○『○愛○莫○能○助○』
 老○姨○太太○的○後○進○樓○下○卻○住○着○一○
 位○大○孫○少○爺○這○大○孫○少○爺○乃○是○王○
 鄉○紳○前○妻○之○子○小○名○喚○做○蓮○官○今○
 年○已○有○十○五○歲○了○只○因○王○鄉○紳○積○
 絃○的○夫○人○接○連○又○生○了○三○男○一○女○
 王○鄉○紳○歡○喜○蓮○官○的○心○漸○漸○的○遇○
 不○如○前○了○又○加○歡○喜○長○孫○的○祖○老○
 太○爺○已○去○世○蓮○官○格○外○沒○人○疼○只○
 好○住○在○後○一○進○和○庶○祖○母○作○伴○蓮○
 官○是○一○箇○很○聰○明○的○人○曉○得○後○母○
 不○及○親○娘○父○親○的○態○度○漸○漸○變○了○
 便○也○知○趣○些○不○敢○往○前○一○進○去○廝○
 混○學○校○裏○放○假○回○來○卻○孤○燈○一○盞○
 的○兀○自○在○後○進○樓○下○溫○課○蓮○官○髣○
 髴○是○王○鄉○紳○的○遠○房○阿○姪○寄○居○在○
 伯○伯○家○中○的○和○王○鄉○紳○的○後○妻○之○
 子○簡○直○冰○炭○不○投○可○是○蓮○官○感○受○
 這○種○環○境○算○得○淒○涼○寂○寞○沒○一○些○
 兒○家○庭○興○味○然○而○卻○有○一○箇○精○神○
 上○慰○藉○他○的○人○此○人○正○是○不○久○要○
 做○人○妾○媵○的○湘○菱○
 湘○菱○和○蓮○官○名○義○上○雖○是○主○奴○地○
 位○實○際○上○早○已○破○除○了○這○貴○賤○的○
 階○級○因○此○精○神○上○雙○方○互○認○有○親○
 愛○的○情○感○不○過○沒○有○絲○毫○非○法○的○
 行○爲○這○也○是○他○們○兩○人○可○貴○的○真○
 操○亦○是○他○們○兩○箇○人○最○可○憐○的○保○
 留○這○一○天○是○陰○曆○正○月○十○五○日○習○
 慣○上○是○元○宵○佳○節○王○鄉○紳○帶○領○着○
 續○絃○的○夫○人○和○少○爺○小○姐○們○一○窩○
 蜂○出○闥○門○看○新○排○的○燈○彩○戲○叫○什○

樓「買元宵歸省慶元宵」去了。連官因爲前幾天有些喉嚨痛避風靜養沒去趕熱鬧兀自坐在後進書齋裏度他平生的第十五元宵。湘菱因爲後天十七便要嫁了人家見了他總要取笑他。觀輿在後進也沒跟去看戲不想他兩人倒因此得著一個臨歧握別長時間的談話機會。

青衣紅淚記

官你喉嚨剛不痛還是靜坐休息休息的好何必這樣用功年假裏頭誰不是歡歡喜喜的尋快樂你……連官不待他說完接着道快樂的人不是新年也是快樂我道不快樂的人一年三百六十日沒覺着一些樂趣呢。湘菱道少年人不要如此說快樂的境界在後邊呢。連官怔了一怔道你這話是替你自己家打算罷了我呢往後恐怕更比目前無趣了。湘菱聽了這話眼圈微微一紅道咳連官你這話

錯會了我的意思了這一回的事可憐我那一些兒知道可憐我那一些兒情願不過現做了一個丫頭實際上已經不算是一個人只好讓主人來支配了。天理良心的話老姨太太待我天高地厚不但不罵還有什麼說呢。就是少老爺這番替我做主將我送到韓家去也是一番美意我又有什麼話說呢。所以我思前慮後只好說感恩的話。這能有反抗的表示嗎。可是我心裏的希望和幾年來的幻想

那裏是這樣就能算滿意嗎別人不知道連官你……總明白我可憐我的說着喉嚨底下聲音低咽下去了。

連官嘆口氣道我的父親那裏是真爲你的終身大計呢不過要達到他自己的目的罷了你簡直算是犧牲了我不是從前對你說過嗎世間奴婢是沒有幸福的資格早晚遲遲做一個犧牲罷了我的希望和我的幻想湘菱啊！……總明白我可憐我的說着

喉嚨底下聲音也和湘菱一樣的低咽下去了。

湘菱道連官你身體剛好莫這樣摧殘我是很明白你的我也很可憐你的誰叫我做了奴婢誰叫你做了公子貴賤的階級天懸地隔不許大家要好就是大家要好人家也批評得沒價值的你想怎麼容我們那希望和幻想實現呢萬一勉強的實現了我一副賤骨頭倒沒有什麼關係恐怕你要種種的因我犧牲了還是這樣犧牲我

的好說着便擲出一方手帕掩着面伏在連官的寫字檯角上哭了連官忍着眼淚勸他道你莫哭你的前途幸福還有希望呢也許破涕爲笑我呢恐怕你去了我哭的日子正長呢只是你瞧不見聽不着罷了湘菱搖搖頭道你千萬莫如此說莫如此癡我聽了格外要傷心了好在我這幾年跟你識了許多字看了幾本書以後我雖不能見你得有機會我可以和你通信的書面上來懇藉你罷連官道

幾萬萬使不得他們的理想男女通信無論說什麼正經話他們總認作情書寫者受者俱是違法何況你又身居妾腰與我書札往還那一來你我的純潔名譽全要因此重大犧牲湘菱道照此說來我和你生離等於死別麼蓮官嘆口氣道縱能見面也不能容許有說話的自由呢可是我要勸你後的一句你到了韓家只好認定了「妾」的身分低首下心做去什麼以你的希望和幻想一掃

而空不能有些存在稍有一點煩惱的表示你的前途幸福更薄弱更危險了湘菱點點頭道你這話我很感激你我依着你的話今生今世永遠痛苦着忍耐着做一個奴隸罷了什麼希望什麼幻想我全犧牲了說罷又嗚咽着哭個不住蓮官正要想出別的話來解勸他只聽見前邊裏一片「少老爺少太太回來了」的聲音蓮官忙着出去請晚安湘菱也掩淚從套房裏回樓上去了

從此以後湘菱和蓮官再沒有得着談話的機會隔了一天便是十七到了午後三點鐘韓大人派了一頂官轎來轎子玻璃窗上糊滿了紅紙轎子前面兩員家丁提着宮燈這個簡單的儀仗總算湘菱一生婚姻幸福的代價蓮官一直目送湘菱打扮得花枝招展坐進轎內轎帘子沒放下來的時候湘菱還擡起頭來睜眼望蓮官看了一看蓮官被他這一陣心酸幾乎落淚心想這那裏是送他上

青衫紅淚記

纔分明。送他入殮。這一頂帽子。便。葬。送。他。幸。福。的。棺。槨。呢。直。等。輪。子。撥。出。大。門。方。始。回。他。的。後。道。臥。房。也。不。看。書。也。不。寫。字。兀。自。在。

那裏發癢。這時。候。樓。上。老。媽。太太。隱。隱。的。有。點。哭。聲。蓮。官。聽。了。忍。不。住。便。伏。在。前。天。晚。上。湘。菱。哭。的。那。個。寫。字。的。橫。角。上。也。哭。了。

倚虹曰。世間。奴。婢。如。湘。菱。者。不。知。凡。幾。不。如。湘。菱。者。更。不。知。凡。幾。嗟。夫。

980350

書名

登記號